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十三四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袁瑩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十三

硃批田文鏡奏摺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微臣恭受

天恩奏請

聖訓事竊臣一介庸愚至微極賤蒙

皇上天恩簡授巡撫復加總督統轄全豫文武軍民榮

莫榮於此矣重莫重於此矣臣方深蚊蝱負山商

蚷馳河之懼幸蒙

皇上恩深教訓一切事宜

指授精詳俾臣得所遵循如孩赤之有提攜夜行之有

卿在豫省數年諸事留心諳練若止令督理一省事務

燈燭是以幸免隕越今於雍正六年六月十四日

尚恐不足展布底蘊而并無以罄竭報效之志豫省諸

准吏部咨欽奉

凡甫經就緒若一旦遷移他往既恐部下官民不遵約

上諭著將田文鏡授為河東總督管理河南山東二省

且念中州要地接壤都畿倘後來者不克勝任卿貴

東事務凡山東應行關會總督案件俱照別省總督之

數年心力經營措置殊屬可惜朕再四思維方申此命
例定限辦理欽此臣聞
卿其以理豫省之心兼理東省可也勉之
命自天惶悚無地除另疏恭謝
天恩外所有臣總督任內應行辦理事件現在次第詳
悉舉行竭誠圖報但臣伏查山東一省濵臨渤海
幅員遼闊久無總督事屬創始與他省舊設有總
督者不同一切事務既無文卷又無吏書而且傳
遞公文舖站未甚聯絡通省官吏不諳總督事宜
遲滯阻閡何難審度機宜奏請疏通
行查需時未免遲滯此當首先料理者也臣戒貪
如有

若澆嫉惡如仇執法極嚴奉公惟謹情面絕無瞻顧毫髮不敢徇容初蒙

聖恩巡撫河南一時貪墨官吏玩法士民不遂其私多稱未便謗騰毀積物議風生此臣素所親嘗身歷者今新益山東一省臣若稍有變遷則上負

皇上臣固不敢臣必照前施行則又不便官民怨聲蠭起臣又可逆料其必然者雖久而久之終必諒臣心之無他如豫省之今日然而初行之時發政之

風行草偃乃自然之理然從古哲后名臣敷宣教化未有不先難而後獲者庸碌之輩烏能解此第今日東省非豫省初創可比以孰無耳目豈有不甘為包拯屬吏部民之人乎卿但一東初心行去朕自如前與卿做主凡為大吏者能全朕用人顏面則朕自能令天下後世灼

見卿等之忠藎君臣期共勉之

始斷乎不免臣非畏其怨而敢有所顧避臣亦非

慮其怨而恐上惑

欲速則不達安可期效於旦夕也

聖明但臣試身於艱巨之間而不敢卒期其旦夕之效

者如何而能使之吏畏民懷如何而能使之風移

俗易不敢不敬為

皇上預陳之仰祈

聖訓者也況臣質本愚蒙才同樑梲管理兩省封疆總

督之責任固同仍兼一省巡撫惟臣之仔肩獨重

在豫且兼督河道在東又首重海邦雖
聖明在上固已海晏河清自必久安長治然臣犬馬報
卿之念慮精白朕實見信
主之心兢兢業業自不敢一刻少懈一息少肆臣實昏
庸不知所出如何巡警而使海氛永消無慮如何
備禦而使河防永固無虞此又不得不仰請
君臣一德一心未有不能辦理之事況
聖訓者也再東省雖與河南接壤向來政事各不相聞
昊天
彼處之吏治不可不加廉察彼處之營務不可不
聖祖昭
昭在上自必垂情賜佑也
加整理彼處之士習不可不加鼓勵彼處之民隱

不可不加誠求然而千里關山既慮鞭長莫及微

臣耳目又恐綆短難周上下氣未聯通誰為臂指

如費金吾唐綏祖正因念及於斯始行調用來省也以

屬員素未認識誰寄腹心臣又不及親詰其地週

此類推兩省官員無論大小均可互調將深足倚信者

行遍察目擊情形心知備細此臣之不得不為過

不妨置之稍遠未及試驗者反宜移之就近其教而不

處急欲仰請

改下憑之流仍勿姑寬不半載後可冀規模粗定豈似

聖訓者也臣伏見別省督臣新膺

當日到豫之初通省官民茫然一無識別之比乎

寵命俱由

陛辭赴任得蒙

聖訓周詳是以到任後措置允當舉動咸宜臣到豫五
假使朕不知卿卿不知朕應須覲面訓諭若云久違五
載久違
載依朕觀之歲月雖多未曾相離寸步也此來非但僕
天顏茅塞滿胸棘難措手急欲奏請
僕往返無益到京又不免耽延數日至速亦需兩閱月
陛見跪聆
方能旋署新任事繁正資料理寧容曠廢況實無可訓
聖訓又值汛水長發之時辦理軍需之候未便即離重
諭卿者諸凡奏請摺本俱堪達意奚容面言始悉耶俟
任可否容臣俟霜降水消後恭請
三二年間東省吏治亦如豫省就緒然後召卿入朝我
陛見於跪聆
君臣會晤未晚至於山左地方應於何時親詣察視一
聖訓後親詣山東理合先行奏請

切臨期具題請旨岳濬少年老成資質聰明立志尤為
聖裁再查山東現任莒州知州蔣大年嘉祥縣知縣蔣
可取毫無童騃紈絝習氣將來期望成就大器朕經再
嘉年皆臣嫡親內姪雖係外親從無迴避之例臣
三教誨命伊請益於卿卿當待如至親子弟盡心勗勉
固不敢因親而徇庇彼亦未敢因係臣之親而縱
以玉成之諒伊奉於訓旨將必虛心聽受和衷共濟其
恣然而防徵杜漸遠嫌別疑亦不可不預為籌及
於莅政臨民如猶克稱職行即實授斯任矣再者岳含
況將來臣於東省屬員一聞其賢即當薦揚一聞
奇亦經調用山左不過庸常之器相貌儀表初見甚可
其不肖即當參劾而外人不知即便紛紛猜擬以
觀及擢授總兵於臨請訓旨應對之際殊覺才具平平
為此二人所關通不惟臣心難白而此二人鮮不
然取其居心頗好究不失為誠實出力之人充鎮堪供
受人指摘也伏乞

皇上天恩將蔣大年蔣嘉年調用別省亦足以消減臣厥職卿更加試看自悉

之怨尤蔣大年人明白沉靜而秉質稍弱蔣嘉年

人強幹敏捷而才華稍露但俱係青年經臣教訓

有素堪供驅策理合一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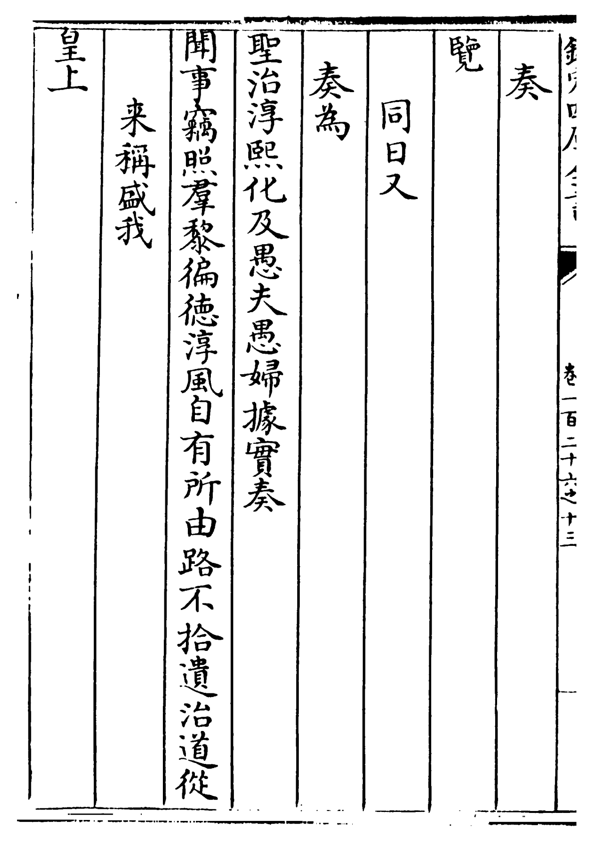
奏明恭候

皇上量才調用再臣標中軍原係撫標遊擊但查各省所見甚是已諭部矣

總督中軍例係副將臣蒙

皇上天恩授為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因係一省未敢奏

命卿旨豫時即當題請改設者
請改設副將今又蒙
聖恩授為河東總督管理兩省似應與別省總督一例
改設副將以昭體統查得中軍遊擊張孟儀才守
兼優騎射嫺熟整頓營伍約束兵丁井井有條洵
稱賢能將弁可否容臣具
題
張孟儀既如是賢能稱職以之題補允屬人缺相宜
請將臣標中軍照例改設副將弁將遊擊張孟儀
題請補授臣未敢冒昧一併恭請
訓旨施行臣不勝激切悚懼之至為此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

聖治淳熙化及愚夫愚婦據實奏

聞事竊照羣黎徧德淳風自有所由路不拾遺治道從

来稱盛我

皇上

德隆堯舜

治邁羲農

天以景星甘露著其祥地以海晏河清呈其瑞鹽泉自湧

嘉穀頻登而且孝子節婦歲舉而請

旌者接踵而出言坊行表覈實而奏薦者實繁有徒

固已從古希聞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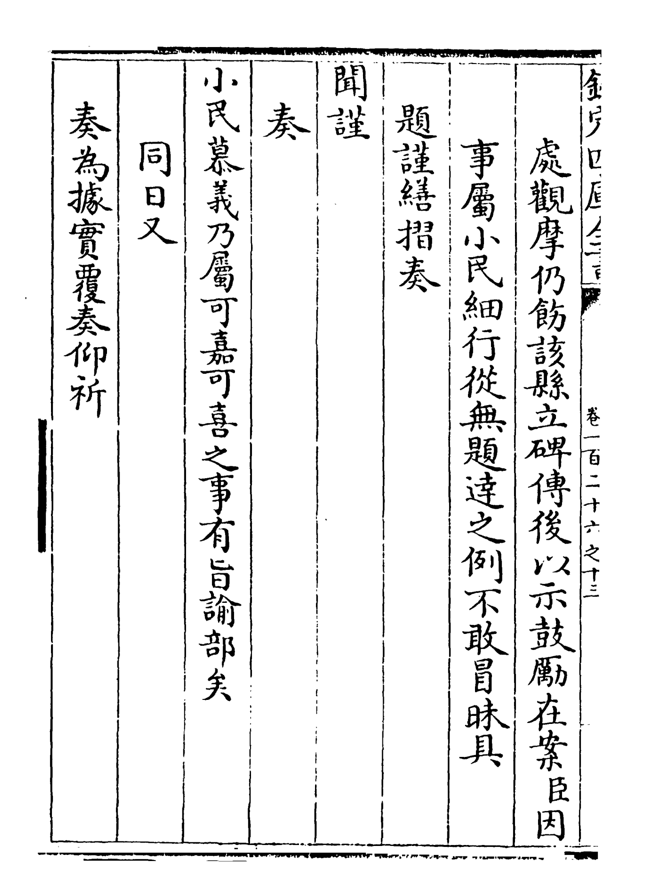
今獨盛矣乃有義行出自愚夫清操成於貧婦如河

南府孟津縣天平街住民翟世有同妻徐氏者雍

正六年四月初三日有陜西三原縣人秦泰攜銀一百七十兩至孟津縣販買棉花行至宋家山地方將銀遺失在路翟世有赴地耕作見而拾獲欲俟原主尋至給還在地守候一日無人找尋將銀攜歸告知伊妻徐氏氏亦甘守清貧勸夫給還至次日秦泰貼招找尋如有拾獲肯還者願與均分翟世有見招揭投鄉地將秦泰領至其家問明封記分兩與所拾之銀悉相符合即將原銀點還秦

泰令其照招均分世有堅辭不允泰泰又以六十金相謝世有固不肯收受泰泰亦不肯取回以致鄉地報縣該縣知縣陳永正傳問明確因翟世有業由耕鑿家本貧寒乃能拾金完璧却贈全操其妻徐氏亦能同甘清苦贊成義舉事出難能洵屬罕見詳報到臣臣隨贈以士女淳良扁額給銀五十兩使翟世有具領以彰

聖化以表淳風併飭布政司通行曉諭使人人則效處



處觀摩仍飭該縣立碑傳後以示鼓勵在案臣因
事屬小民細行從無題達之例不敢冒昧具
題謹繕摺奏
聞謹
奏
小民慕義乃屬可嘉可喜之事有旨諭部矣
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睿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恭報二麥收成分數一摺欽

奉

硃批諭旨二麥收成分數以手加額欣悅覽焉中州咫

尺何待卿言過往使臣早經奏聞矣凡此實由

穹蒼賜福於豫省正當敬承無斁朕深望

上天眷佑生民均如豫省之時和年豐每訓示直省督撫

凡居心行政必求上合

天心庶蒙申錫嘉祉如是降諭不啻再三其不肯欽承莫

能遵循者皆緣朕之德薄未足以化其私衷耳天人

交感之際捷如影響此理甚明且確期共勉之欽此

臣查豫省連年大有人民樂育此皆我

皇上

果如卿言他省云胡不盡然耶近有通飭諭旨甚明實

聖敬日躋上格

出朕本諸天良之諭若云與朕無涉亦非第功過不相

心之所致臣幸而躬逢其盛耳乃

祇耳必直省悉皆如是普遍豐亨卿此聖敬格

皇上獎勵及臣并

一語庶幾居之無愧否則方將抱歉未遑聖之一字何

示諭直省督撫臣已惶恐無地及讀至未足以感化其

以充當私衷之
諭旨不覺血淚霑襟為臣子者至上負
君恩仰累
聖躬引咎此心何能一刻自安臣敢不欽遵
自蒙
諭旨勉竭駑駘以仰報
天鑒佑勉之勉之
皇上也又臣恭報得雨日期暨水勢平穩一摺欽奉
硃批諭旨河工一事直待秋汛過後方敢釋懷惟敬謹
辦理絲毫不可懈意且恐今歲雨水過多尤宜預為

防慎欽此伏查豫省黃河自五月十七日據陝西寧夏府具報長水四尺臣即飛飭各屬小心巡防嗣據管河各官報稱上流雖報長水而豫河中泓刷深下流低溜隨長隨落並未出槽各處支河亦皆堵塞並未入水堤埽平穩迄今長水時不過二三

以手加額覽焉

尺隨即落去除長落相抵外常多落二三寸不等至於民間旱地所種穀黍高粱以及花豆雜糧俱皆次第成實不甚需雨農民父老羣稱從未見今

歲秋成之盛惟水田早稻穗已出齊晚稻尚在暢發頗需雨澤據各屬報稱六月初六初九十四二十等日得雨霑足收成在望各處市集糧價甚平民情胥悅臣得藉以仰慰

聖懷理合覆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實慰朕懷今歲直隸春夏以來雨暘可謂時若但未料秋後如何耳

覽

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遵

旨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查社倉積穀一項原以接濟民食誠為有裨民生之事惟在地方官奉行得法身先倡捐勸令紳衿富民不拘升斗使其出諸情願樂輸毫無勉強勒取之事遴選身家殷實平素取重於鄉

黨者為之正副社長以司其典守董其出納地方官在任則按簿稽查去任則移交清楚則聖賢經費之事洵不難為豈可甘心讓美古人自居庸碌

臣每以此勸諭各屬各屬遵行有年官民俱曉此法除舊管雍正四年分通省共捐貯穀麥豆一十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四石零經臣具摺奏

聞外今據布政使費金吾查據開封等八府汝陳等七州所屬州縣彙報雍正五年分新收捐穀六千五

百二十六石零高糧八石麥一十六石零豆十石零息穀三千九百六十石零以上穀高糧麥豆共一萬五百二十一石零開除一件為請

旨事案內磁州捐穀四百三十二石零止新收九千八十九石零實在新舊二項共一十五萬四千三百七十三石零從此年復一年愈積愈多民食有賴

通省人民莫不共仰

聖德於無疆均沐

皇仁於靡既矣至於雍正六年秋收後勸捐穀石俟捐

有成數容臣查明再行繕摺奏

聞為此謹

奏

通計直隷各省中能體朕意如式遵行者不可多得卿

宜勉為之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竊臣於雍正六年六月十九日奉到
皇上發下管理淮安宿遷關務臣年希堯奏摺一件繪
圖一封欽奉
硃批諭旨命臣竭力整理欽此臣查盜犯張大金棍等
在江南桃源縣越獄逃入豫省臣接准漕臣張大
有咨隨即轉飭所屬文武協力查拏懸賞務獲於
雍正六年三月初一日在南陽縣東荒僻路地方
將張二金棍拏獲張大金棍逃走飛鞭亂打官役

不敢近前博望驛塘兵張起龍匹馬彎弓趕賊二十餘里共發七箭連中六箭始將張大金棍拏獲交南陽縣轉解江南並非漕臣張大有所差之千總吳俊拏獲也至於年希堯摺内所稱直隸東明縣邑界俱沿河一帶與直隸之長垣縣山東之曹州曹縣暨河南之祥符縣壤地交錯每每境内竊發則逸往境外此省擒捕則逃之彼省若輩得以肆行無忌等語臣查一省有一省之交界即一府

一州一縣亦莫不有一府一州一縣之交界而匪類住居交界之處此拏入彼藏匿彼拏入此潛蹤誠難捕獲但臣細閱繪圖豫省之祥符縣山東之曹州曹縣與直隸之東明縣長垣縣交界之處中界黄河地方遼闊抑且犬牙相錯難以歸併一處管轄臣查直隸之開州長垣縣東明縣與夫山東之曹州曹縣雖素稱多盜然不盡聚於臨界之處亦屬四散於一州一縣之間若各省之督撫稽查

保甲甚嚴各省之州縣奉行保甲甚力則本境尚不能容身安能逃藏外省若此省力行保甲而彼省徒事虛文或并虛文而亦不設則此省稽查之下所不能容者有不盡向彼省而逃藏盜將視不行保甲之處為樂土矣豈特交界之盜竄逸甚便乎臣恐遠方之盜且接武而来也伏查雍正四年

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嗣後交界地方失事探實贓盜之處無論隔縣隔

府隅省一面差役執持印票即行密拏一面移文關會拏獲之後仍報明所該管地方官添差移解各該有司務須協力稽查使姦宄無可潛藏以副朕息盗安民至意欽此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訓飭捕盗之法盡美盡善倘大小臣工俱能欽遵

諭㫖何患黠盗之遠逸又何患疆界之交錯哉今既奉有即行密拏之

諭旨而捕役仍不敢越界密拏者蓋慮姦徒之刦奪也姦徒之敢於刦奪人犯者仍由於地方官之不能嚴禁約束也彼其膜視隔屬之盜案曲庇境內之人民成見橫據胸中往往因拒捕刦犯而致成人命追隣境差役復回本縣稟官關拏兇犯而彼處地方官仍視為無關緊要并且抗不發人審究捏逃捏病捏故無所不至屢次申詳督撫咨提比比而是是以姦徒得恃以肆行盜賊得藉以潛聚也

臣請嗣後如有隔屬遵
旨容拏賊盜而彼處有縱令刦奪徇庇不解者即許拏
盜之地方官詳明本省督撫移咨彼省該管督撫
會疏題叅將縱刦庇盜之地方官摘印解任該管
之鄉地保鄰嚴拏法究俟此案盜犯全獲審明題
結之日方准將解任之員出具賢否考語題請開
復庶幾地方官有所畏懼則必約束於平日而姦
徒黠盜亦失所倚恃矣是否可行伏候

皇上睿裁批示容臣繕疏具

題所有奉到年希堯原摺一件繪圖一封理合恭繳

謹

奏

覽奏甚為嘉悅如此立法庶幾可杜陽省膜視之弊具

疏題請可也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恭報動存耗羨銀

兩摺内欽奉

諭㫖卿諸凡料理悉屬井井所報銀兩數目知道了但

耗羨儲蓄如許之多於國於民兩俱無益當思於地

方公務濟用不令積聚盈溢方是或加恩官吏以獎

清廉或施惠窮黎以紓疾苦均無不可卿其周詳籌

計具奏以聞欽此臣查豫省各年新舊耗羨貯有五

十萬兩之多此皆我

皇上聖德格
天連年雨暘時若百穀豐登小民爭先完納正賦通省錢糧雍正四年五年俱於奏銷前盡數全完觧司有正糧即有耗羨是以積有五十萬兩之數臣查耗羨未歸公之時原係各州縣所得各上司因其得有耗羨於餽送節禮之外恣意勒索藉名派捐不但州縣分文不得入已往往所入不敷所出遂至虧空正項糶賣倉穀無所不至及至地方一有公

務仍派里民小民受累此耗羨未歸公之情弊也
自耗羨歸公之後各上司俱得有足用養廉不敢
向州縣勒索派捐各州縣亦俱得有足用養廉反
得實在歸己日用既足又不至虧動正項錢糧倉
穀至於一切公事俱經臣一面奏
聞一面即動司庫耗羨辦理既不取捐於官又不派及
自朕踐阼以來此舉實屬善政今各省悉皆仿效而為
於民數年以來民間竟不知有派款一事上下各
矣但若稍涉不公不洽則亦不可以行也
足彼此相安此耗羨歸公之成效也臣跪讀不令

積聚盈溢之

諭旨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之

睿訓極公極大之

天懷但臣查大小官吏養廉俱各足用又蒙

皇上天恩自知州以下已經加增州同以下又皆准給

已無庸再請

加恩矣至於加恩黎庶必須出之有名或偶遇水旱不

致成災者自當奏請動支耗羨量為賑恤乃近今豫省連歲豐收民康物阜家給户足在百姓又無藉於

賜恩也臣查司庫耗羨雖有此數然應用之項亦多豫省各府州縣城垣惟因昇平日久不無殘缺臣撫豫以来其少有殘缺者飭令各地方官捐資修整至於塌卸過多地方官力不能修者槩令布政司行查委官勘估意欲奏請

皇上動支耗羡修築惟因幅員遼闊勘估需時又往年耗羡積貯不多不敢冒昧舉動現在經司詳委熟諳工程之員分頭勘估就緒大約需銀不下七八萬兩俟布政司詳到臣即當核實奏

聞此一項也再欽奉

諭旨現在挑選兵丁二千名教習車法臣已經奏明計兵丁行裝安家約得七萬二千餘兩此一項也又欽奉

諭旨預備營馬三千匹雖奉

旨著動正項錢糧但將来觧赴西安除動用正項外人

工飯食往返盤纏亦不無所費此一項也又豫省

按察司司獄自明季以来即無監房無從查考凡

觧審人犯俱寄祥符縣監覊禁殊為未便臣現在

飭司勘估葢造按察司獄大約需費七千餘兩俟

布政司詳到臣即核實奏

聞此一項也又查豫省文風日盛讀書士子日多每科

鄉試貢院坐號不敷俱蓋席棚補足既難防閑更虞火燭查貢院前有現成隙地畧將頭門二門趲移開闊便可添蓋二三千間號房永遠免搭席棚浩費正供臣現在飭司勘估俟詳到日臣再行核實奏

聞當動用耗羨約得七八千兩此一項也再臣標與南北兩鎮馬步兵丁雖器械旗幟俱經製備完足而盔甲鍋帳鳥鎗不無缺損短少皆應修整添補臣

久經行查確數飭令布政司確估大約所費又不下數千兩俟請到亦當核實奏

聞此一項也再各州縣大小水利每年俱當疏濬深通其河身淺窄民力易舉者臣每年於農隙之時飭令地方官督催令民間自行挑挖至於各處大河沙淤土淺之處工費頗繁民間力所不能者奏請

聖恩動支耗羨以為挑河工食器械之需雖年年疏濬為費無多亦必須動用銀兩此一項也除此數項

之外司庫所貯耗羨已屬無多臣又以為此項耗羨俱隨正糧完解如每年春秋二季麥穀豐收則民樂輸將耗羨亦有積貯萬一年歲偶歉現年錢糧或蠲免或停徵則正項不完耗羨無出而各官養廉仍應照數支給地方公務仍應逐一辦理況或請

旨賑恤此時自當

賜恩於民不無所費則本年之耗羨既不能如數解司

議論可謂是當之至以上數項皆地方要務亟應辦理者卿權其輕重緩急一面奏聞一面次第舉行

而歷年之存貯又皆當臨期動用若不稍為儲蓄即恐不能應手雖臣恭逢
堯舜斷無水旱不時之事然而經
國久遠之道臣敢不鰓鰓過慮預為綢繆此司庫耗
羨之不可不存留者也又奉
硃批諭旨今用卿為河東總督東撫塞楞額已命卸任
赴京矣伊兩次所奏之摺并朕硃批諭旨發来卿看
内有應行事件庶便斟酌辦理欽此臣伏讀原任山

東撫臣塞楞額摺內

朕臨御六年之間丁寧訓誡至再至三何止千萬言無如下愚者流若木石然全無醒悟奈何奈何

硃批諭旨諄諄飭誡臣工至詳至備臣自當凜遵

聖訓凡有應行事件敬謹斟酌辦理又於臣恭報得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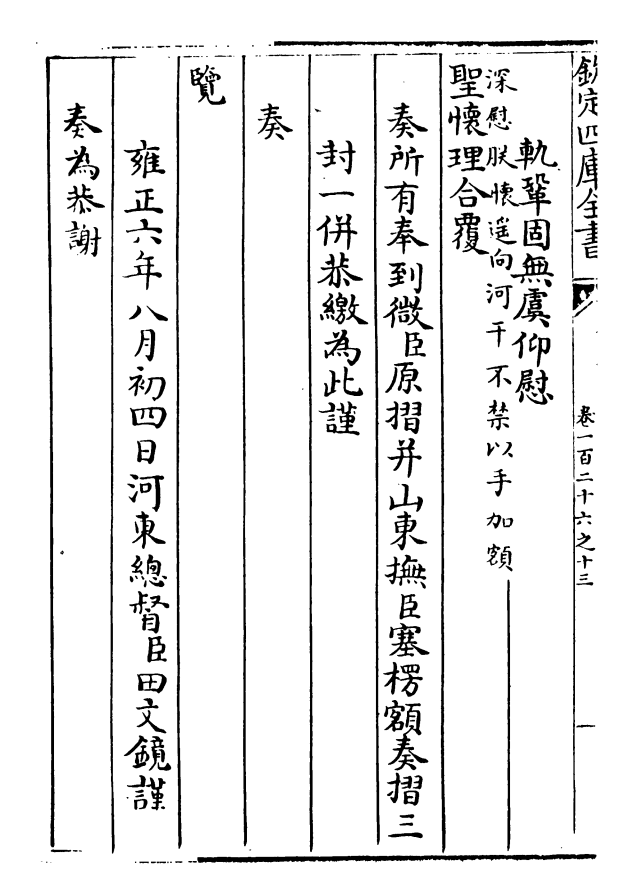
日期摺內欽奉

硃批諭旨朕觀今年景象惟恐雨水過多以故日夜憂虞莫置幸歲已過半節屆仲夏膏澤甚屬均調第不知此後自伏迄秋晴雨若何未敢預料耳欽此臣伏查豫省於六月初六初九十四二十等日得雨之

後又於七月初五六等日據各屬具報得雨入土二三四寸不等各種早晚秋糧俱已堅好蕎粟以後竟可不需雨澤早熟者已經刈穫登場且有向市中糶賣遲熟者已可陸續收割詢之農民僉云二十餘年未見有此百穀俱熟十二分豐稔之年景臣俟各屬將收穫緣由報齊之日即當查明確實分數恭摺奏

聞至於黃河伏汛已過據各屬具報隨長隨落俱各相

抵埝未出槽各處支河亦未入水堤埽平穩即最
險之耿家寨口連日形勢頓變溜走中泓南灘漸
已刷去北岸壩根一帶已長新淤壩基已經立穩
可資保守臣查此處水口直當頂衝人力所不能
捍禦忽而大溜南遷北壩新淤此非
神靈默佑不能至此皆我
皇上至誠感召之所致也今已入秋汛十日臣又嚴飭
管河各官督率兵夫日夜加謹巡防務求安瀾循



軌輦固無虞仰慰

深慰朕懷遥向河干不禁以手加額

聖懷理合覆

奏所有奉到微臣原摺并山東撫臣塞楞額奏摺三

封一併恭繳為此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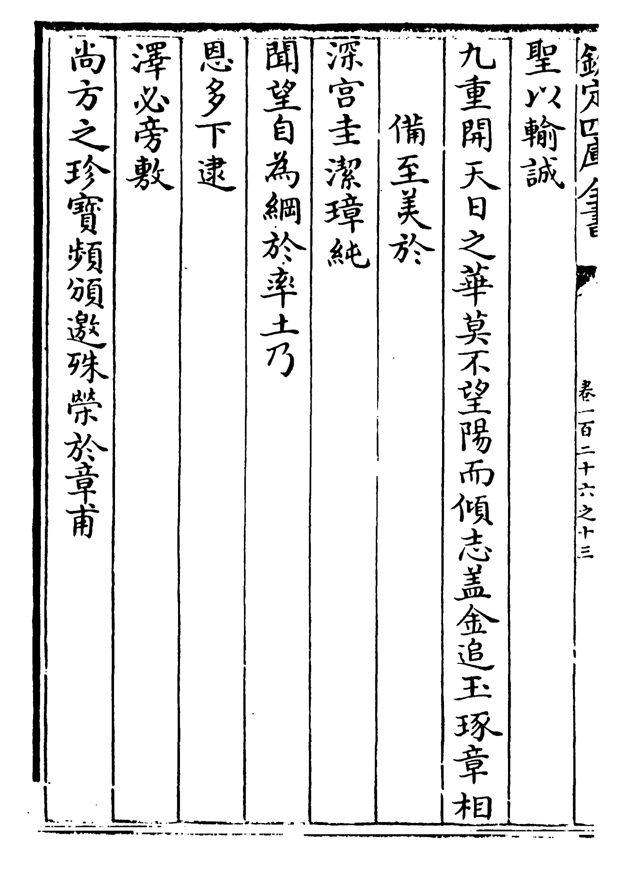
奏

覽

雍正六年八月初四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六年七月十三日臣齎摺家人回豫敬捧
皇上賜臣大紅線纓涼帽一頂上綴東珠一顆金纍絲
花圓盒一箇象牙雕花圓盒一箇到臣臣當即出
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德冠百王
光昭四表萬宇廣幈幪之大莫不戴



聖以輸誠

九重開天日之華莫不望陽而傾志盖金追玉琢章相

備至美於

深宮圭潔璋純

閫望自爲綱於率土乃

恩多下逮

澤必旁敷

尚方之珍寶頻頒邀殊榮於章甫

御苑之芬芳廣被等麗製於璿璣受
寵若驚感
恩圖報惟舉頭如見凛咫尺於業業兢兢瀝膽同懸矢
珠環於生生世世耳為此謹
奏
朕之錫予便蕃祇以鼓勵卿忠誠報效之志覽奏謝矣
同日又
奏為恭報豫省秋禾收成分數事竊照豫省今年秋

禾長茂結實情形經臣節次奏

聞今據開封等八府汝陳等七州所屬祥符等一百一州縣報稱民間高粱黍穀芝麻黃黑菉豆等項悉行收穫登場幸值天氣連日晴霽俱經曬晾收貯不論地之高下河灘山隴俱有十分收成且穗長實大粒粒如珠顆顆似玉現在百室盈寧白叟黃童莫不歡呼載道共慶年豐等情到臣此皆我

皇上至誠格

天大孝格
祖得以仰邀
天
祖之默佑俾全豫臣民際此萬寶告成年書大有之盛也
所有豫省十分收成分數臣已核實理合奏
聞再查豫省雨澤自七月初五六等日得雨日期經臣
奏
聞外今又據各屬報稱七月十六十七二十等日得雨

霑足農民盡稱得此時雨地盡可以耕犁種麥十分慶幸合併奏

聞仰慰

聖懷謹

奏

朕惟額手為中州赤子稱慶而已慰悅之懷筆何能宣

同日又

奏為恭奏東省秋禾收成分數事竊臣仰蒙

聖恩授為河東總督一切地方政務現在次第舉行外

臣行查東省秋禾收成分數因相去頗遠未能一

時周知今止據兖州府屬并曹州濟寧州所屬各

州縣陸續報到今歲秋禾收成俱有八分九分不

等現在未收各種晚禾俱有十分倘得天氣晴霽

收成可必理合先行奏

聞再於七月二十四五六等日據山東布政司詳報濟

南府屬之鄒平齊河禹城商河陵縣兖州府屬之

上天賜祐也

自蒙

金鄉縣青州府屬之高苑博興二縣德州并所屬之德平縣武定州并所屬之樂陵縣於六月十九二十二十一八二十九七月初一初五等日雨多水積窪下地畝被淹臣隨即飛飭山東布政司委員確勘果否成災仍將被水之民加意撫恤毋致失所去後應俟委員勘確到日臣自當會同山東撫臣酌量料理但臣查得山東地方窪地甚多畧經時雨易至積水是以東省人民秋禾多種高糧高

此數州縣每多水患或係疏濬未周抑或堤防不備卿須留心料理一番除去斯民疾苦

好

此等糧出穗之後不畏水淹地方人民一遇雨水過多即呈報水災每年如此不過希圖緩徵錢糧而已

陋習宜詳加訓誡開導愚蒙務俾改革

及至勘不成災撫臣亦不題報竟沿為陋例七月二十九日據布政使費金吾稟稱高糧已經收穫有七八分稻穀已黃自四五分至七八分不等棉花亦然惟黃豆黑豆芝麻俱有十分等語雖經被水諒不至成災自可預定以祈仰慰

雖然亦不可事前懸定固執成見也

聖懷者也又於七月二十四日據山東布政司詳報沂

州南橋保地方與江南邳州接壤七月初二日忽有蝗蝻自南而北邳民竝不撲打等情到臣臣一面飛飭沂州會同文武官弁親至有蝻處所督率鄉民分頭捕打盡絕一面移咨江南撫臣嚴飭邳州協力撲滅勿使蔓延貽害在案以上被水被蝗兩案容俟布政司勘捕詳覆到日臣再詳悉奏

朕早已開知即經飭諭江督據奏盡行撲滅隨又批令確察毋被屬員欺蔽今果應朕言矣當再嚴諭之

必如此盡力方收實效

聞所有據報情由理合先行具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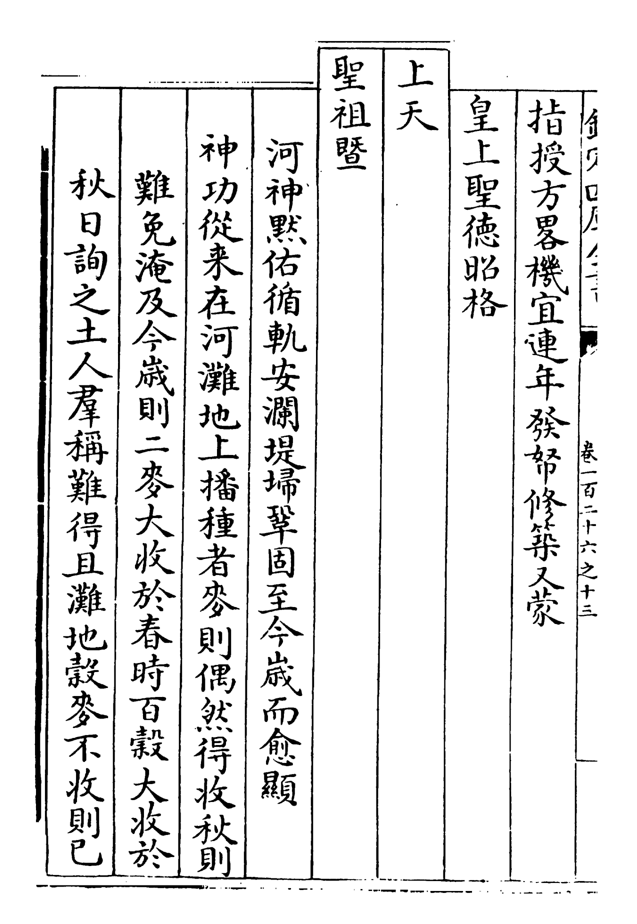
同日又

奏為恭奏豫省黃河秋汛水勢情形及中泓刷深丈

尺仰慰

聖懷事竊查豫省黃河關係運道民生仰蒙

皇上睿慮周詳



指授方畧機宜連年發帑修築又蒙
皇上聖德昭格
上天
聖祖暨
河神默佑循軌安瀾堤埽鞏固至今歲而愈顯
神功從來在河灘地上播種者麥則偶然得收秋則
難免淹及今歲則二麥大收於春時百穀大收於
秋日詢之土人羣稱難得且灘地穀麥不收則已

收必加倍於他處者盖因土膏肥澤故也此一異也彼最險之耿家水口係全河大溜頂衝臣每為伏秋兩汛擔慮飭令多撥夫料加謹防護但大溜直逼堤根日夜搜刷以致埽壩虚鬆不時蟄陷實屬人力難為乃忽而溜走中泓刷去南灘淤起北岸而壩基得以立穩以保無虞此又一異也今入秋汛已逾一月查各屬報到水勢長落情形除從前隨長隨落相抵外近来数日有落無長不但竝

未出槽流入各處支河且查據管河道祝兆鵬河北道朱藻報稱黄河中泓南岸西自滎澤縣起東至虞城縣止北岸西自武陟縣起東至儀封縣止有刷深六七尺八九尺不等者有刷深二三四丈不等者兩崖高出水面有四五尺不等者有六七尺不等者總之較雍正五年中泓更刷深一二三四尺不等兩崖更高出水面一二尺至二尺四五寸不等人人稱為從來未見處處稱為從來未聞

惟

大聖人在上大其懷柔之典致此允翕之休與河清大

瑞無異豫省臣民仰覩

嘉祥謳歌

聖德洵頌禱之文所莫能殫述者也理合繕摺奏

聞仰慰

聖懷謹

奏

河流順軌實由

天

祖之錫福何可歸美於朕至如簡命得人之功朕亦不辭也覽奏嘉悅慶幸之懷洵非楮頴所能形容者惟與卿期加勉加慎以保厥終耳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雍正六年七月十三日臣家人齎回

臣

奏請

聖訓摺內欽奉

硃批諭旨卿在豫省數年諸事留心諳練若止令督理一省事務尚恐不足展布底蘊而并無以罄竭報效之志豫省諸凡甫經就緒若一旦遷移他往既恐部下官民不遵約束且念中州要地接壤都畿倘後來者不克勝任卿費數年心力經營措置殊屬可惜朕

再四思維方中此命卿其以理豫省之心兼理東省
可也勉之欽此伏念豫省東省總屬
皇上封疆臣敢不竭盡血誠料理但臣才質庸愚駐劄
豫省待罪五年至今毫無報稱雖蒙
聖諭豫省諸凡就緒而自臣視之實無一事敢以自信
而自安況東省之遠隔乎臣不知將来何以報效
方不負
皇上殊恩也又奉

諭旨如有遲滯阻隔何難審度機宜奏請疏通欽此臣

自當逐事次第料理凡有應疏通處遵

旨敬謹

奏請又奉

諭旨風行草偃乃自然之理然從古哲后名臣敷宣教化未有不先難而後獲者庸碌之輩烏能解此第今日東省非豫省初創可比孰無耳目豈有不甘為包拯屬吏部民之人乎卿但一秉初心行去朕自如前

與卿做主凡為大吏者能全朕用人顏面則朕自能令天下後世灼見卿等之忠藎君臣期共勉之又奉
諭旨欲速則不達安可期效於旦夕耶欽此臣跪讀之下不覺失聲飲泣臣賦性愚魯又無學問但知事之不悖於理不礙於公者即屬當行之事毅然行之而不顧初不敢因人之喜怒而有所趨避也臣嘗謂人私心一起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所行多謬瞻顧避忌與夫市恵邀名皆私心也有一於

此雖聰明伶俐之人更多錯誤臣之敢於孤行獨

往者臣心中惟知戴有

皇上其他皆非臣所知也數年以來若非

皇上天恩為臣做主臣亦早已為衆人所排擊而擠陷

之矣安能復望今日哉臣之身家性命毫無所顧

而

皇上之天顏如

乾儀日彩臣若稍不敬慎冒瀆

天威臣罪莫逭臣敢不殫心竭誠以仰報

天恩耶又奉

諭旨卿之念慮精白朕實見信又奉

諭旨君臣一德一心未有不能辦理之事況

昊天

聖祖昭昭在上自必垂憐賜佑也欽此仰見我

皇上至誠格

天大孝格

祖

上天

聖祖為

皇上垂庥錫慶普天下大小臣民皆蒙

福佑矣又奉

諭旨如費金吾唐綏祖正因念及於斯始行調用東省也以此類推兩省官員無論大小均可互調將深足倚信者置之稍遠未及試驗者反宜移之就近其教

而不改下愚之流仍勿姑寛不半載後可冀規模粗定豈似當日到豫之初通省官民茫然一無識别之比乎欽此臣何人斯得沐
聖教至此費金吾才識練達人亦持重唐綏祖聰明敏捷辦事甚勤今蒙
皇上一調為山東布政使一陞為山東濟東道仰見
至聖至明
睿謨允協臣亦深受

前經有諭貴金吾若能變偽為真則可稱上等才品但
天恩感激無地但貴金吾居心頗深唐綏祖聰明太過
恐巧黠二字伊自不肯捨耳唐綏祖朕不深悉其人卿
臣俱再三諄囑握手丁寧勉其披肝瀝膽共效忠
必知之最雖恒持此心用
良彼各感激涕零皆以臣言為是但視其到任後
人何得致有差謬
措施何如耳至於兩省屬員臣當導
旨酌其人地之宜陸續題請調補又奉
諭旨假使朕不知卿卿不知朕應須覲面訓諭若云久
違五載依朕觀之歲月雖多未曾相離寸步也此來
非但僕僕往返無益到京又不免躭延數日至速亦

需兩閱月方能旋署新任事繁正資料理寧容曠廢況實無可訓諭卿者諸凡奏請摺本俱堪達意奚庸面言始悉耶三二年間東省吏治亦如豫省就緒然後召卿入朝我君臣會晤未晚至於山左地方應於何時親詣察視一切臨期具題請旨岳濬少年老成資質聰明立志尤為可取毫無童騃紈絝習氣將來期望成就大器朕經再三敎誨命伊請益於卿卿當待如至親子弟盡心朂勉以玉成之諒伊奉朕訓旨

將必虛心聽受和衷共濟其於莅政臨民如猶克稱職行即實授斯任矣再者岳含奇亦經調用山左不過庸常之器相貌儀表初見甚可觀及擢授總兵於臨請訓旨應對之際殊覺才具平平然取其居心頗好究不失為誠實出力之人克鎮堪供厥職卿更加試看自悉欽此臣雖遠在豫省實屬

天顏咫尺且蒙

聖訓周詳無微不到似可無庸趨赴

闕廷但臣犬馬戀

主徵忱與夫必得跪聆

聖訓面加指示愚見如赤子之依慈母蒙童之望明師

中心自有不可解者今蒙

聖訓凡地方之事臣自當遵

旨分别摺奏具本仰請

訓示者也至於山東雖與豫省接壤然相去甚遠臣自

當親往察視但此時正值秋汛況新經奉

旨兼轄尚不便冒昧請行若東省巡撫總兵兩司各得其人又無俟臣之親往察視署撫臣岳濬臣亦聞

必應親往察視方為有益況撫任又係暫署非實授者可比

其少年老成今蒙

皇上簡拔訓誨自然成好

國家大器將來同寅協恭實臣之幸也兗州總兵臣

岳含奇臣素所未知近日連接該鎮公文觀其辦

事亦似誠實謹慎者臣自當遵

旨再加試看也又奉

諭旨所見甚是已諭部矣欽此臣已接准部文行令蔣
大年蔣嘉年離任交代清楚給咨赴部引
見矣又奉 到京引見時有旨
諭旨命卿督豫時即當題請改設者張孟儀既如是賢
能稱職以之題補允屬人缺相宜欽此臣已遵
旨具題矣又於臣覆
奏二麥收成分數摺內欽奉
諭旨果如卿言他省云胡不盡然耶近有通飭諭旨甚

明實出朕本諸天良之論若云與朕無涉亦非第功過不相抵耳必直省悉皆如是普徧豐亨卿此聖敬格

天一語庶幾居之無愧否則方將抱歉未遑聖之一字何以克當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聖德撝謙實千古聖帝明王所未有臣雖未讀古書然於唐虞三代典謨風雅之中求之不自掩其過者有之不自居其功者有之而欲如我

皇上之實在

聖敬而引為抱歉未遑者臣實未見即此此語實出自赤衷非欲致飾謙光之美也

綸音必上達

天監昭垂朕從不為心口互異虛偽之談卿係深知朕者

蒼穹仰承諒必篤信其然

天眷普天率土臣民蒙休無既者也又奉

諭旨自蒙

上天鑒佑勉之勉之又奉

諭旨以手加額覽焉又奉

諭旨實慰朕懷今歲直隸春夏以來雨暘可謂時若但
朕御極六載直隸收成今年可稱為第一豐熟然亦與
朕未料秋後何如耳欽此臣查豫省秋禾業已成熟收
朕無涉
獲登場所有各屬收成分數臣另摺奏
聞外山東秋收亦已行查又遍加詢問俱稱與豫省無
異俟各屬報到臣亦當奏
聞至於臣欽奉
諭旨誠訓諄諄臣敢不勉竭駑駘以圖報效臣惟將敬
天
鑒之矣
祖
君愛民四字銘刻於中耳又於臣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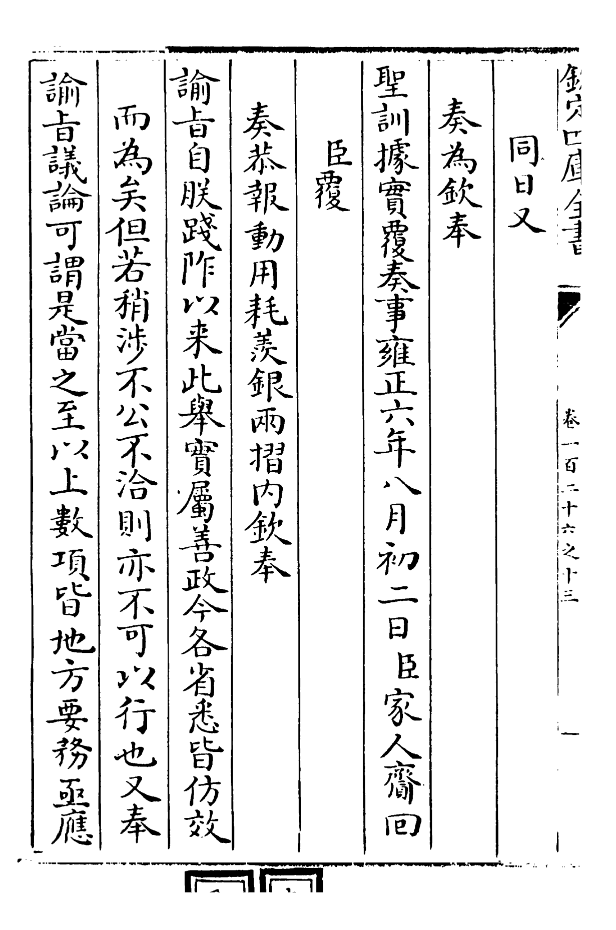
奏翟世有拾金還主摺内欽奉

諭旨小民慕義乃屬可嘉可喜之事有旨諭部矣欽此

臣已接准部咨大張告示宣布

皇仁使河東兩省人民咸知感奮效法以成一道同風之治今又於雍正六年七月初三日據歸德府詳報商邱縣丁家道口賣麪貧人陳懷金於四月十四日拾江南洋客王威之銀二十四兩八錢銀主找尋陳懷金問明銀色數目相符全數送還力辭

酬謝等因到臣其所拾銀兩雖無翟世有之多然而貧民還金之義則一也仰見
聖人在上德化流行之速臣現在批行布政司給扁奬勵外相應一併奏
細民美行疊見豫省誠所謂瑞事也另旨諭部
聞所有奉到
硃批原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雍正六年八月初二日臣家人齎回

臣覆

奏恭報動用耗羨銀兩摺内欽奉

諭旨自朕踐阼以來此舉實屬善政今各省悉皆仿效

而為矣但若稍涉不公不洽則亦不可以行也又奉

諭旨議論可謂是當之至以上數項皆地方要務亟應

辦理者卿權其輕重緩急一面奏聞一面次第舉行欽此臣自當凛遵

聖訓悉秉至公務求至洽使行之無獘官民各受其益至於臣奏請修城等項公事更當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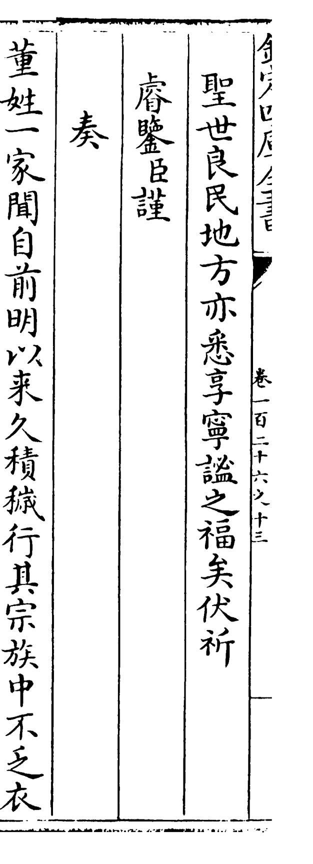
旨權其輕重緩急繕摺奏

聞次第舉行必令公事悉經辦理而公帑仍復充盈方為上下各足内外兼濟以盡臣職也又於臣密

奏社倉穀石摺内欽奉

諭旨通計直隸各省中能體朕意如式遵行者不可多
得卿宜勉為之欽此臣賦性庸愚事事仰體
天心時時凛遵
閱卿奏詞字字出於肺腑果能具此忠誠必在
上天
聖祖照鑒中矣
聖訓常恐少有未當即獲罪無窮問心負疚臣自當益
加奬勸誘掖使各屬官紳士庶永遠遵行也所有
奉到
硃批諭旨理合繕摺覆
奏仰祈

睿鑒謹
奏
覽
奏為奏
聞事臣竊聞山東濱州地方舊有董姓人家自恃族衆丁强習為竊盜近年以来雖聞頗知斂迹不似當年之肆行無忌而習氣恐未盡除若得地方嚴加懲戒務令革面洗心均為



聖世良民地方亦悉享寧謐之福矣伏祈

睿鑒臣謹

奏

董姓一家聞自前明以來久積穢行其宗族中不乏衣冠人物而乃暗為寡廉鮮恥干犯功令之事竟習以為常斯言非出自無稽宵小之口似乎確鑿不誣卿其加意精詳體訪如得有實據徐徐設法懲治鋤莠淨盡斯良苗滋長也朕恐風聲洩漏未經更諭一人密之

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欽奉

諭旨據實覆奏事雍正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臣齎摺家

人回豫奉到

皇上硃批摺奏山東濵州地方董姓一事臣跪讀

諭旨當即欽遵密行訪察務期必得實據然後徐徐設

法懲治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合先恭繳今臣訪得山東萊州府屬之高密

從容訪確實跡疾速捕擒首惡可也

縣南三十里有一弔莊徐秀家嘗有一起來歷不明之人往来不定有青州府益都縣人高擇善即徐秀家所住之人朝散夜聚不知所為何事未見聘娶竟有草泊吳應元送婦女登門等情由飛咨署山東撫臣岳濬并檄行山東布按二司密行查拏去後復據山東署按察使梅廷對詳稱高密縣拏獲高擇善徐秀徐明王福臣徐臣供出教首牛三花子諸城縣拏獲楊文卯志柱供出教首牛三

花拉即牛三花子又拏獲牛三花拉之妻孫氏女
小兒姐雇工婦張氏據小兒姐供出牛三花拉名
吽牛見德是兗州府東平州人莒州拏獲譚標譚
道德譚祿德安丘縣拏獲范文信高密縣拏獲張
華商朱相卿供出牛三花拉賈得志二人為首現
獲各犯或供係三元會空字教或供牛三花子戴
五福冠穿青偏衫能發表牒超度人祖宗或供牛
三花子能持正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

我主四句咒語俱經批行布按二司將現獲人犯嚴審明確究擬招解並速飭懸賞立限嚴拏牛三花子等務獲根究夥黨盡弋無遺在案俟拏獲之日另行奏

此事岳濬萬際瑞俱已奏聞矣

聞再臣又訪有濟寧州惡棍王奎文聊城縣惡棍回子蔣三范縣衿棍李曰蓮東平州積賊劉鐸劣監呂二㧱子嘉祥縣衿棍黃公弼等俱行山東布按二司查拏審解在案再東省文武大小屬員除訪有

劣蹟昭著難以姑容者另疏糾參外其餘俱自臣

任事之後情願改過自新應再密加廉察如徒託

空言仍不悛改再行糾參合并

是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覽奏知道了所參陳謨允當之極

同日又

奏為直陳歸充公用之非宜仰祈

睿鑒事竊照

國家取民有制而臣子事

君有道食

君之禄而恣其貪黷以剥民固為不可潔已之身而盡

其所取以奉

上尤屬非宜臣見督撫大臣每以從前歷任相沿之積

弊數十年未革之陋規不問其取之義與不義惟

知矯廉邀譽縣為奏請歸公以充公用更有本係一己之婪贓已收入橐又恐敗露不敢私吞不得已而奏請歸公以蓋前愆則是諸臣欲博己之清名欲逃己之貪款而悉舉而歸之於

皇上臣恐敬

君愛

君者當不如是也臣蒙

聖恩畀以總督河東重任

命下之日即閧山東大小各官驚惶無措臣不得已而開以自首之門許以自新之路聞濟東道衙門所得驛站陋規又為署撫臣岳濬奏請歸公矣茲據山東督糧道魯國華首出所收東省漕糧項下各州縣每年送糧道公用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八兩又隨封銀一千四百五十六兩八錢倉糧項下各州縣每年送糧道公用銀一千七百二十兩歷来各州縣舊有准支盤費脚價公費銀一千七百

三兩零以上四項共銀一萬九千四百四十八兩零查糧道魯國華所開單內每年解送總漕公用養廉等項銀共五千四百四十兩巡撫公用等項銀共三千三百三十六兩倉場總督滿漢二員共銀四百八十兩今年未收止收隨封門禮共銀五十六兩坐糧廳滿漢二員共銀八十兩去年今年俱未收各筆帖式共銀九十六兩各吏書銀一百兩滿漢户科滿漢户部司官共銀二百八十一兩

零該道衙門心紅紙張銀三百兩又倉糧每年呈報四季巡環送總漕巡撫布政司戸部戸科倉場各衙門書辦共銀三百二兩又戸部銀六百兩內四百兩係起批解送又戸科銀一百二十兩又起解倉項錢糧送戸部飯銀三百五十兩又實用部費銀六百兩以上共用銀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一兩零實餘剩銀七千三百六兩零留作糧道養廉查東省惟驛道糧道兩官從前未曾議給養廉任

其濫收各屬陋規以作養廉又查豫省道員每員止給養廉銀三千兩已足敷用而東省道員每員給養廉銀六千兩竟踰一倍原屬過多今糧道魯
國華不敢復行收受陋規請照各道之例每年赴司具領養廉銀六千兩并請行令布政司轉飭各州縣以前項漕倉陋規照數解司以充公用等語到臣臣思此等銀兩雖解自州縣無非百姓之膏血上司每年照數取索而州縣每年照數派徵州

縣假借解送之名而魚肉小民用一派十解糧道者雖不及二萬兩派小民者竊恐二十萬兩尚不止也今因臣行查情極而請歸公則是該道所不敢取之於州縣者而謂歸之於公便可每年照數徵解彼其意以為外而督撫等衙門內而部科等衙門為必不可少之項故不敢請裁革而但請歸公臣不知各衙門每年收去此項銀兩作何項公用是否必不可少無則便至誤公抑或盡歸私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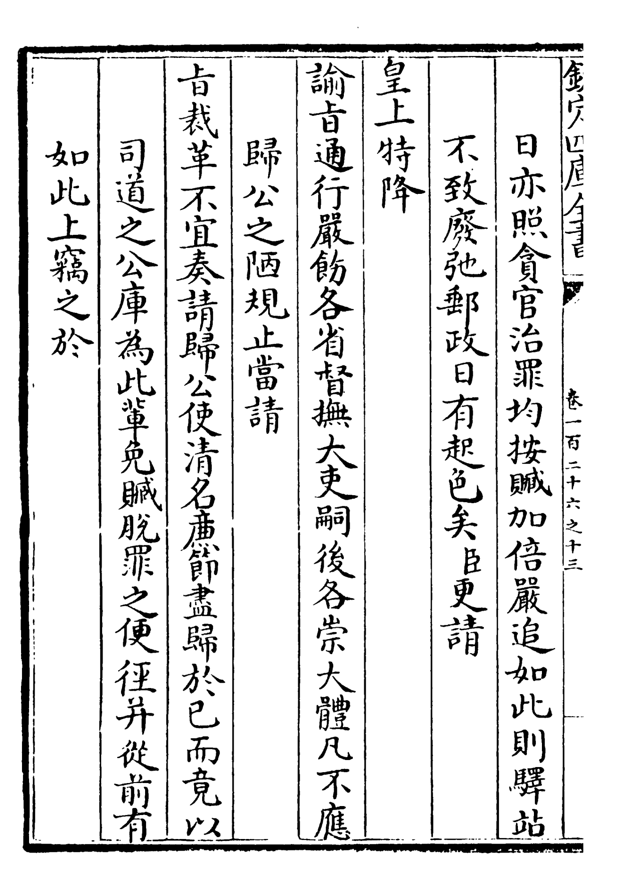
以肥身家伏乞

皇上敕諭戶部戶科倉場總漕巡撫諸臣令其各行查明如委係辦公之項斷不可少臣請應動司庫耗羡銀兩給發此項派之於民者急宜裁革若借公用為名盡收入己不但嗣後立應革除以甦民困即從前收受者亦應追出入官方可以懲貪而警暴也臣愚以為督撫奏請歸公之項如豫省鹽商節禮東省泰山香規等項方可奏請歸公以充公

用盖以其非取之於民也此外凡取之於民者皆
係私派之贓應除之弊豈可槩行歸公以致累民
至於東省驛道衙門驛站陋例已請歸公亦屬未
合盖有驛州縣將馬不照額餧養内多缺少將夫
不照數雇募剋減工食彼上司因屬員有如此劣
蹟遂乘機詐每年抽取陋規若干一任屬員所
為竝不查究而各屬因上司得其陋規不懼查叅
竟縱所欲為餧馬之料豆麩草不用錢平買盡派

之於閭閻應差之損轎夫船不用錢平雇盡取之於里地甚而驛馬倒斃本有正項開銷亦令民間買補馬價悉歸入已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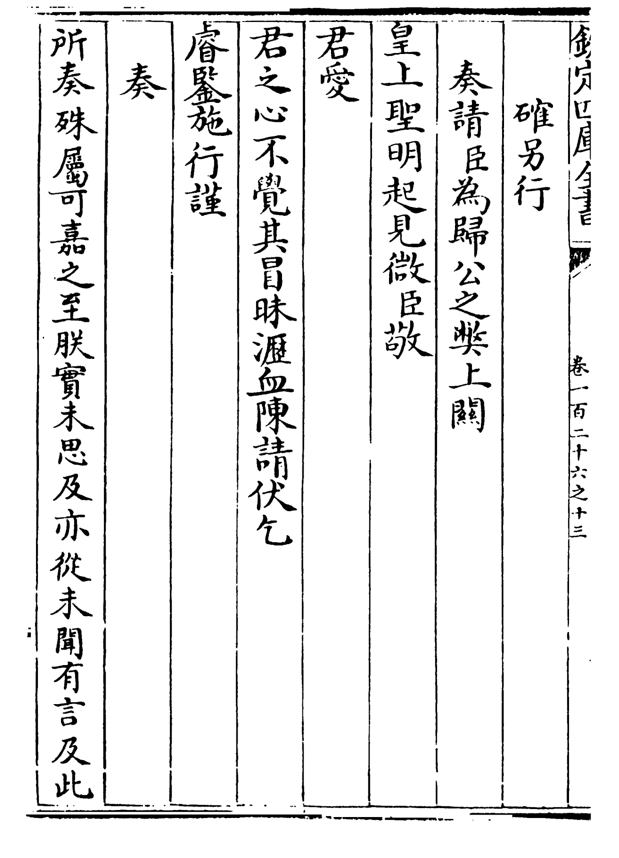
國殃民莫此為甚臣以為此項銀兩亦應裁革不宜歸公裁革之後務令州縣必須實夫實馬實工實料以應付差使倘猶有缺少而派取者該管上司不時查祭將州縣照貪官例計贓治罪倘有不肖之上司於裁革後復染指分肥通同徇隱事發之



日亦照貪官治罪均按贓加倍嚴追如此則驛站
不致廢弛郵政日有起色矣臣更請
皇上特降
諭旨通行嚴飭各省督撫大吏嗣後各崇大體凡不應
歸公之陋規止當請
旨裁革不宜奏請歸公使清名廉節盡歸於己而竟以
司道之公庫為此輩免贓脫罪之便徑升從前有
如此上竊之於

國而下取之於民者除已經歸公外悉行確查停止革除至於可以歸公之項奏請時必須將無礙於國無礙於民之各緣由於摺内奏明仰候

睿裁不得仍前含糊具奏其東省道員養廉應照豫省之例每員每年止給銀三千兩裁去一半糧道亦請於司庫耗羨内動給三千兩以作養廉其餘大小各官養廉有從前派給未協或多或少或有或無容臣徹底查明會同山東署撫臣岳濬酌量妥



確另行

奏請臣為歸公之奬上闞

皇上聖明起見微臣敬

君愛

君之心不覺其冐昧瀝血陳請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所奏殊屬可嘉之至朕實未思及亦從未聞有言及此

者若非辦理出於實心何能如是計慮周詳而更敷陳透徹耶欣悅覽之另有諭旨

同日又

奏為觀候月食事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准禮部咨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日奉

旨據奏占書内稱七月月食陳州人惡又稱三日内有雨則災解等語朕深為之憂畏又意陳州係河南地方田文鏡居官清正其境内不應有災今於三日之

內果得時雨則陳州地方自與占書相符不為災矣
天人相感之理固應如是欽此臣即行河南布政司
查察去後兹據該司稟稱據陳州知州林貽熊稟
稱雍正六年七月月食十六日未時即得雨起至
十七日丑時入土五寸四野均沾已經具文報明
再陳州所轄之西華等四縣均於十六日得雨亦
經各縣申報在案又查陳州以及所轄四縣境內
百穀咸登實有十分收成閭閻男婦熙熙皥皥竝

無疾疫等情到臣臣查本年七月月食陳州人惡
三日之内有雨災解見於占書
聖心深為憂畏果於三日之内得有時雨不致為災此
皆我
皇上至誠感格是以三日之内即於京師得雨
上蒼明告以化災為祥之兆以慰
聖心及臣奉
旨行查而陳州并所屬四縣又於七月十六日得雨霑

足且河南通省州縣均於是日得雨經臣具
奏在案乃蒙
皇上恩綸奬勵及臣臣實惶愧無地惟有益加誠恪敬
慎以仰報
皇上天恩於萬一耳所有查明陳州得雨日期現今地
方寧謐人民熙皡情由除恭疏
題報外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陳州於三日内得雨果與占書相符從来善政可

以消災乃自然之理也

天道感應不爽朕信之最確

同日又

奏為豫省車法已經教演嫺熟仰祈

睿鑒事竊臣遵

旨於臣標暨南北兩鎮標共挑選馬步兵丁二千名於

雍正六年六月三十日怡親王𡖖来三等侍衛鄭廷試藍翎侍衛談偉趙璉三員又臣差把總史維文赴京領車一百輛於雍正六年八月初三日到豫據侍衛鄭廷試等單開每陣用車六十四輛推車需兵一百二十八名礮手需兵六十四名鳥鎗手需兵二百五十六名弓箭需兵一百六十六名馬兵三十二名吹海螺需兵八名鼓手需兵八名共需馬步兵六百五十六名臣查豫省所挑兵二

十名止足分作三陣臣酌量營汛附近省城者令侍衛談偉督率所挑兵丁於省城教演一陣侍衛趙璉往南陽鎮教演一陣侍衛鄭廷試往河北鎮教演一陣所有赴京領回車一百輛臣留省城四十輛分發南北兩鎮車各三十輛令各照式造足六十四輛每日令各營將弁會同侍衛用心教演

臣於八月二十七日親詣驗看侍衛談偉所教兵丁俱已演熟方圓合式進止部伍整齊復據侍衛

鄭廷試趙璉各禀稱南北兩鎮車法亦俱教演嫻熟臣已令各兵仍歸營伍并令各營汛將弁不時督率自行演習不致生踈以候臨時奉
旨調用其侍衛鄭廷試談偉趙璉臣即當令其回京所有豫省車法教演嫻熟緣由理合恭摺奏
聞謹
奏
覽奏車法已俱教演嫻熟甚好鄭廷試等令其回京可

也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十三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十四
硃批田文鏡奏摺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雍正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臣家人齎
回臣覆
奏費金吾唐綏祖摺内欽奉

硃批諭旨前經有諭費金吾若能變偽為真則可稱上等才品但恐巧黠二字伊自不肯捨耳唐綏祖朕不深悉其人卿必知之最確又奉

硃批恒持此心用人何得致有差謬欽此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臣觀費金吾實屬歷練明白惟其歷練過深未免畏首畏尾明白過甚未免裝啞裝聾若肯真心辦事洵為上等才品如用其智偽以愚人亦屬難防之事恐極聰明人鮮有不墮

其術中者至於唐綏祖原屬少年根基未立臣見

聞

其多病精神甚憊今用為鹽道矣能勝任否

其心地明白辦事亦勤故屢經薦舉但臣細察其

人未免恃才使智其才亦屬小巧之才其智亦屬

尖酸之智用之得當則才智皆為有濟雖不如費

金吾之深沉然其同在一處茍能實心辦事則又

臣之幸也山東署撫臣岳濬雖聰明有志終屬年

少近因臣蒙

大都此等舉動非出自岳濬本心皆緣費金吾慫恿而

聖恩總督河東諸事手忙足亂閒事即參並不細查亦

不與臣會題如刻不容待光景恐非費金吾唐綏祖敵手臣正深籌慮又奉

硃批諭旨必應親往察視方為有益況撫任又係暫署非實授者可比欽此目今寒露已屆轉盼霜降黃河堤岸可保無虞臣自當遵

旨親往山東察視所有臣起程日期另疏

題報又奉

硃批此語實出自赤衷非欲致飾謙光之美也

然昨批諭費金吾一摺尚未回繳俟繳到發卿密看即知其中底裏矣卿至東省面晤岳濬時推誠相告料伊必歡欣領受而且佩服實係少年美才將来大有可望加意開導如朕前諭照親子弟一般相待將所批之旨亦密令知之

天監昭垂朕從不為心口互異虛偽之談卿係深知朕者
諒必篤信其然欽此臣愚以為
乾行不息
聖敬無疆天下惟有
至聖之聰明然後能見透至誠之實理是以治至唐虞
而民不知德至孔子而言愈抑此皆誠實積中而
英華發外不期然而然者若心口互異則偶然假
飾於此而無心即現於彼豈得如

聖人之自然呈露乎臣本庸愚雖不能仰見

皇上聖德之高深然而知己君臣豈待言說

聖心之純篤明如二曜信如四時臣早已心悅而誠服之矣又奉

硃批朕御極六載直隷收成今年可稱為第一豐熟然亦與朕無涉欽此臣聞之自求多福和氣降祥此自然之道

皇上豈斤斤而謂如何敬修而後能使雨暘時若如何

默契而後能使年穀順成乎亦惟
朝乾夕惕以殫宵旰之勤日就月將以立
君師之極因而化行俗美太和之氣充溢宇宙而
天降康年以應之耕鑿農民深沐樂利之
恩尚不知為
帝力乃
朕實不敢居非虛為遜詞也
聖德同天豈天化生萬物而亦自有其功哉又奉
硃批

天

祖鑒之矣欽此臣之以敬

君愛民四字銘刻於中者實出臣之一點血誠如託之

空言以欺

君罔上

天

祖亦必鑒之矣又奉

卿之忠悃朕篤信無疑

硃批細民美行疊見於豫省誠所謂瑞事也另旨諭部

欽此臣自當候部文至日欽奉

諭旨遵行宣布全賴卿等善能宣化布德

皇仁使天下顒蒙鼓舞而樂於為善又於臣恭

奏黃河中泓刷深丈尺摺內欽奉

硃批河流順軌實由

天

祖之錫福何可歸美於朕至如簡命得人之功朕亦不辭也覽奏嘉悅慶幸之懷洵非楮穎所能形容者惟與

卿期加勉加慎以保厥終耳欽此臣查黄河水性允

翕為難自我

皇上聖敬格

天大孝格

祖而又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以靈河告瑞循軌安瀾臣

與豫省臣民共沐

弘休於覆載之中但臣心稍不忠誠政無紀律雖

上天

聖祖未必以

君民與共之黃河示警於臣臣豈不懼惟臣躬之是殛河工已二年平穩無虞朕心稍寛矣然敬畏之誠仍未敢斯須稍置也臣惟有欽遵

諭旨加勉加慎以保厥終耳再臣敢為

皇上敬陳者耿家水口係全河大溜頂衝今春堤埽蟄陷勢甚危險是以副總河臣嵇曾筠一面將下北河同知張近光等題參一面動帑搶救及至桃汛之後大溜忽走中泓刷去南灘淤起北岸臣接嵇

曾筠來字與臣所查無異是以屢經奏
聞迄今北岸新淤之河灘竟離中泓大溜有七八十丈
之遠舊時所下之埽出在高岸無水之地洵屬異
事但耿家水口動帑搶救正在全河頂衝之時而
大溜南遷又在動帑搶救之後嵇曾筠題估此項
工料疏内自應將昔險今平聲明為是乃仍以頂
衝危險題估臣是以未敢註題將原稿送回不意
副河臣已經拜疏雖錢糧已在險時用去係應准

開銷之項而疏內不將搶後平易緣由分别聲明竟似臣從前屢經奏

聞平易者皆係揑飾此案臣實未曾註稿會題理合一

據實二字原為人臣之所難然果能一惟據實則其間又屬甚易但其易處若輩見不及耳

併

奏明又於臣恭報豫省秋禾收成分數摺內欽奉

硃批朕惟額手為中州赤子稱慶而已慰悅之懷筆何能宣欽此臣查豫省未收之晚豆棉花蕎麥今已全收皆堅好穎栗十分收成現在雨暘時若農民趕

種春麥均稱土膏滋潤明春麥苗又可預保其暢茂倘遂萬姓歡呼理合一併奏

聞仰慰

聖懷又於臣恭報東省秋禾收成分數摺內欽奉必如豫省之歲功農事斯仰慰朕懷一語始為不謬

硃批自蒙

上天錫祐也又奉

硃批此數州縣每多水患或係疏濬未周抑或堤防不備卿須留心料理一番除去斯民疾苦又奉

硃批此等陋習宜詳加訓誡開導愚蒙務俾改革又奉

硃批雖然亦不可事前懸定固執成見也欽此伏查東省秋禾收成分數前因路遠未據各屬全報到臣但據兖州府屬并曹州濟寧州所屬報到者具奏今已據通省府州縣衛所具報俱有十分九分八分七分不等内惟有齊河禹城鄒平陵縣高苑五縣威海成山靖海三衛止六分收成樂陵一縣止五分收成至於報災各州縣每常如此其為疏濬

未周或堤防不備誠所不免現在飭查令於農隙之時務期疏濬深通堤防完固茲據山東布政司稟稱山東秋禾全省豐收即報災之處成熟者十有七八其被水者僅十有二三在一邑之中其情形固有分別即一村之内亦豐歉迥不相同且被水之地不過晚禾欠收其二麥暨早禾俱先經收穫而清明以後又仍得種雜糧再四疇踏無此成

一切地方積弊伊等誠不及卿洞達無遺也

災之例等語則可知東民藉此以圖緩徵沿為陋

例臣已明白開導詳晰曉諭矣如果成災臣又當竭力撫恤奏請賑濟豈敢固執但臣近日查得東省錢糧八年舊欠未完有二百餘萬兩之多雍正六年錢糧及今將屆全完之期尚完不及五分之數不勝駭異因而留心細察一由於各州縣之火耗太重一由於各州縣之私派太多甚至有令民先完私派後完正供者因欲私派不得不用里書總書等役名雖不同其實即係昔日之里長或每

江南更甚不得賢員清理奈何

里一二名或每甲一名州縣實徵亦藉是其攢造其按糧灑派亦其所為此等里書定例久經禁革而山東各州縣違例不革者利其私派也私派之擾累總在小民其各紳衿貢監不敢過問其各衙門書役不敢濫加更有不肖紳衿從而把持二三土棍從而附和使小民飲泣吞聲不敢言喘用一派十而此輩竟得從中分肥故樂於地方官之派而不樂於地方官之不派里書總書等役視為必

不可少之人堅不肯革平時即用其催糧每將民間錢糧先收挐用懦者勒令重納強者陸續補完一至無力補完捏報死故或挈眷逺逃以致錢糧完納不全此一病也故人人謀充里書總書每於年終點充之時每名出銀二十四兩二十兩十六兩不等先送入官官得其陋規即行點充是以地方官明知其蠹害而貪此陋規決不肯革由是總書里書等役之把持甚牢而其為害更毒又有庫

吏總吏户糧房櫃書原差銀匠等役私收花户錢糧預借里書銀兩通同侵蝕牧令之清正者尚知忌憚若一有虧空一有婪贓即被此輩挾制惟所欲為故往往有設計誘官致令虧空以圖遂其挾制之私者此東省錢糧半虧在官半虧在役而實在民欠者無幾此臣之所訪最確者也至於火耗太重正項不完者其故何在臣查東省耗羨統係加一八内除解費添平并存縣辦公銀兩外悉行

解司而州縣則徵加二加二五加二七八不等耗重而民力不支是以艱於輸納此又臣之所訪最確者也雖經臣大張告示嚴檄飭禁誠恐積獘已深一時難以頓改何也從来大法則小亷上行則下效州縣之加耗加派其利全不入州縣之手其罪全不在州縣之官自巡撫布按兩司道府直隸知州同知通判皆不得而辭其責也山東州縣不論大中小每州縣給養亷銀一千兩而上司陋規

此弊深可痛恨亟當嚴行剔除以解倒懸

每年却用至三四千兩斷不可少即有上司不得而歸公者亦有上司不收而縱容書役家人索取者如州縣進見一次必索門包巡撫衙門十六兩

有是理乎

布按二司八兩糧道衙門十二兩驛道衙門五兩兗寧道衙門八兩巡道衙門五兩本府本州衙門十六兩同知通判每衙門三四兩此各州縣謁見上司之難也及解地丁錢糧則有鞘費部費敲平飯食驗色紅簿掛牌草簿寄鞘劈鞘大門二門內

柵外柵巡風付子實收投批投文茶房等名色每
解銀一千兩約需銀三十兩不等又解黃蠟牛角
弓面輕齋席草鹽鈔臨倉使費河銀解費驛站使
費起解夫馬小建閏月裁減各役小建等銀添搭
奏銷部費冊費稿房冊費糧僉部費外房使費冊
費本府封筒民壯幫貼本府更夫礮手聽差厨役
水火轎傘等夫起解課程按察司刑名部費以上
各項約得二三千兩不等上司之需索不已則各

屬之供應實難不能不向小民而加耗加派雖有自愛之州縣初登仕籍正思發抒其幼時之所學以致

君澤民而臨以貪得無厭分釐不饒之上司不得不改廉易節大喪其平生之所守唯唯以從命也今欲（言及此洵可為太息流涕者矣）禁州縣之加耗加派必先嚴上司欲嚴上司必先一革陋規陋例但臣離東遥遠示檄雖發而陽奉陰違者多查察雖嚴而漏網倖免者亦復不少必得

皇上特降
遇便有諭
明旨嚴諭山東撫藩二臣著落其半年之內協同臣徹
底查清分別應參者參應追者追應禁者禁應革
者革若撫藩瞻徇容隱尚留絲毫陋規蒙
皇上聖明察出或經臣題參將撫藩二臣
是
敕部嚴加議處庶幾有所畏懼而臣雖隔遠亦不致有
鞭長莫及之虞矣又於臣恭謝
天恩摺內欽奉

硃批朕之錫予騈蕃祇以鼓勵卿忠誠報效之志覽奏

謝矣欽此臣犬馬力微圖報不盡而又蒙

綸音褒寵臣實惶愧無地惟有殫竭心力以仰報

天恩於萬一耳所有奉到原摺合併恭繳謹

奏

覽奏深為嘉悅卿其勉之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河東兩省雨暘時若二麥青葱仰祈

睿鑒事竊照河東兩省仰蒙
皇上聖德格
天俾得年穀順成盈寧共慶復又雨水調匀土膏滋潤民
間得早耕犁播種二麥播種之後自九月十六七
八等日臣赴山東正在途次日晴夜雨極其霑渥
嗣據兩省州縣具報到臣俱稱入土甚深四野遍
及臣已到東省後又據河東兩省州縣具報於九
月三十十月二十一二等日復又得雨雖至今尚

未得雪雨雨水霑滋麥苗長發現在青葱遍地共

慶明春又得豐收除俟一得瑞雪另摺恭

奏外理合奏

聞仰慰

聖懷謹

奏

覽奏兩省雨暘情形朕懷深慰都中亦於月之初三四

連得應時瑞雪特諭卿知共相慶喜

同日又

奏為恭摺代謝

天恩仰祈

睿鑒事竊據分守河南彰衛懷三府兼管河北河務兵備道朱藻詳稱藻父作鼎於江南安徽按察使任内認還借欠原任鹽法道孔興璉銀一萬六千兩除業經完過銀八千四百八十三兩零仍欠銀七千五百一十六兩零奉

旨將藻與胞兄江西饒州府通判朱潘解任著追又欽奉

諭旨河北道朱藻因伊父朱作鼎欠帑未完該旗奏請將朱藻解任勒限追補已降依議之旨今吏部將河北道開缺朕聞朱藻向來居官尚好且在河工有年著詢問田文鏡若將朱藻留任可以照限清完伊父欠項而於地方公事無礙則將朱藻仍留河北道之任倘田文鏡不能保信則河北道員缺著田文鏡於

所屬道府内揀選題補欽此又奉

諭旨朱作鼎暫停解晉監追俟田文鏡將朱藻可否清完伊父欠項之處具奏到日再降諭旨欽此又奉

諭旨河北道朱藻著照該督所請仍留原任餘著議奏該部知道欽此經部覆准將朱作鼎未完銀兩著落朱藩朱藻分賠對完朱藻名下應追銀兩行令該督務於一年限内照數追完解部等因又奉

諭旨依議朱作鼎著暫停解晉監追已有旨了欽此藻

父子兄弟荷蒙
皇上天恩至深至重迥異尋常情難自已詳請代為恭
謝
天恩到臣臣查道員無詳請代題謝
恩之例然朱藻此番所受實屬從來未有之
天恩感激出於至誠情詞極其懇切臣又未敢壅於上
聞謹恭摺代為
奏謝伏祈

睿鑒謹

奏

朱藻若猶不知感激除非木石耳但能遂其圖報之心與否又看伊福量何如難可預定如加以逾格之恩寛其不赦之條遂𦘕肯盡力輸忠則得人之道最易用人之術無難矣不然不然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准户部咨開怡親王等奉
上諭京師及西安需用騾頭爾等即行文直隸河南山西山東各該督撫令其照數採辦一應價值及餧養料草與沿途牽送夫役各地方官皆動用正項錢糧毋得借端擾累民間著即遵諭速行欽此又於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准山東巡撫咨准户部咨將河南山西二省採買騾七千頭就近解送陝西已

足備用等因到臣臣即飛行河南山東布政司欽遵查照發銀採買去後除山東騾頭應聽署撫臣岳濬料理外臣查河南素非產騾之地即民間間有孳生騾隻俱係小無力難以任重致遠所用騾頭原係山陝兩省販子趕來貨賣價值本自昂貴從前採辦軍需部定每騾一頭價銀十二兩實屬不敷地方官俱令里下派增臣於雍正五年十一月奉

旨採辦軍需馱騾三千頭此時即知豫省騾少價昂斷
難以十二兩一頭購買是以奏請動用司庫公項
每騾一頭給價銀十四兩仰蒙
皇上俞允此番復辦軍需奉
旨動用正項錢糧雖與上年動用公項不同但十二兩
定價委難購買臣仰體
皇上軫念官民之
聖心已飭行河南布政司除十二兩部價并餧養料草

沿途牽送夫役工食遵照部行作正報銷外每騾一頭於部價十二兩外酌添銀二兩以符上年每頭十四兩之數河南一省應共買騾三千五百頭應共添銀七千兩即動用司庫公項銀兩添給各屬採買務令選擇肥健之騾依限解送每正騾十頭令共買備餘騾一頭以防長途解送之時偶致病瘸即將餘騾選補應共買餘騾三百五十頭共用銀四千九百兩亦動司庫公項買備俟正數解

足之後其選剩餘騾仍令原買之州縣變價還項似此騾價敷足可以從容辦理若仍有借端派累并遲誤軍需者經臣嚴行糾參彼亦甘罪無辭也再查雍正五年採買馱騾三千頭每騾二頭用夫一名因係動用公項其沿途飯食宿店俱係按日支銷有食無工故每名酌給安家銀三兩今番用正項錢糧既給以工復給以食即不必再給安家銀兩矣至解送之時押解官役盤費及籠頭繮繩

醫藥幷住宿之處燈油等項不無所費亦應動用司庫公項統俟辦解完日除所用正項核實造冊題銷外其所用公項確數容臣另摺奏聞再山東所辦騾頭臣現在山東業將臣辦理河南騾頭事宜告諸撫藩二臣矣彼自必斟酌妥確奏明無庸臣再行瀆奏所有臣動用司庫公項採買河南騾頭事宜臣未敢擅便理合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籌酌甚屬允當即照所奏辦理已命該部存案矣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六年十月十八日長蘆巡鹽御史臣鄭禪

寶齋捧

皇上硃批該御史會同刑部侍郎繆沅具奏酌議養廉
事摺內欽奉
諭旨與田文鏡商酌行欽此臣查養廉一項雖出自地
方耗羨然一經奉
旨賞給即係
天祿人臣授爵當量其能而人臣食祿當因其事事繁
而祿少則不給事簡而祿多則虛縻其失一也查
山東布按二司管理全省錢穀刑名其事誠繁從

前酌議養廉每員銀一萬兩已為不少至於各道每員給銀六千兩較之河南道員止給銀三千兩者似乎太多今查運司職等於道員而事且不及藩臬雍正元年奏明運司每年給銀一萬兩原屬浮濫今止應照道員例若照山東道員每年給銀六千兩尚屬過多如照河南道員每年給銀三千兩似乎畧少可否酌給銀五千兩一年薪水之資似可有餘至於兩分司止應照同知通判例議給

查山東同知通判尚未給與養廉而河南同知止
八百兩通判止六百兩今分司分理場務其事較
同知通判畧繁則其祿食應較同知通判畧厚可
否運同酌給銀二千兩運判酌給銀一千六百兩
至於經歷庫大使等官原係首領雜職閒員查布
按兩司與各府首領各官俱無養廉而庫大使場
大使雖有所司之事亦屬簡而不繁今議以要缺
之永阜永利濤雒三場大使每年每員量給銀三

百兩其經歷一員庫大使一員批驗所大使二員
信陽登寧王家岡石河西由富國海滄等場大使
七員每年每員量給銀二百兩似足敷用庶為得
中臣之鄙見如此不自知其是否允協除聽鹽臣
鄭禪寶會同侍郎臣繆沅商酌具
奏外所有臣奉
旨商酌事宜理合奏
聞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斟酌養廉之數甚屬允當適中會奏到日有旨
同日又
奏為查明沿海汛兵捏報賊船情由據實奏
聞仰祈
睿鑒事竊臣蒙
皇上天恩自畀任巡撫

簡拔總督以來雖遭逢

盛世永慶昇平而受

恩深重報效心切一應海防機務素亦留心學習今蒙

聖恩總督河東登萊一帶正值沿海邊隅敢不悉心研

求務期詳晰通曉謹以臣訪察情形為我

皇上敬陳之大凡海島之間賊藪難搜之使盡而海洋

之上賊船難信其必無但今日之海賊非若昔日

之盤踞以圖竊發也本為賊船而遇客即刦者固

是賊即本為民船而遭風失本遇客亦刦者未嘗非賊也哨船不到之處巡查偶疎風潮不順之時漂泊失所不幸而遭此輩之荼毒供此輩之貪饕防之不可不嚴也臣又以為閩粤之洋船不少富商大賈其所販之百貨亦多山海珍奇至於登州以北關東以南往來商艘則布帛菽粟糖果等物居多此海面情形南北不同也入夏以來東南風競南船俱皆北向霜降以後西北風多南船不能

北來此又海面風色順逆不同也故於四月閒登膠哨船俱皆出洋巡哨直至九月始歸即沿海各省之哨船亦無不於此時盡出則滿洋皆係哨船賊船又何敢再進臣在閩省時嘗詢問久慣出洋之老成客商皆云賊船探聽信息最捷每於海島高處望見哨船旗號即知某處哨船已經出巡則悉皆隱匿遁避此又海中賊船出沒之情形也倘正值巡哨之時而仍不免刦奪之事此在於巡哨

者之疎防而非海中洋面之不寧也然此皆大洋以外事也夫大洋之與內地相距甚遠大洋之旁謂之海口凡洋船欲入內地皆由此入港礮臺即於是乎建立焉此處去村莊居民多則百餘里少亦不下數十里海口以內大者謂之內洋小者俗名海套不知者一望無涯即以為海也海口小而海船大者則不能逕進必用脚船而後能入此又海船入港之情形也知此情形則巡防守禦之道

可以講兵再商船入口必係府州縣治或大鎮處所為商貨屯聚之地内有牙行經紀商船方於是入口驗票納税卸貨發行其餘小口商船素所不入惟立礮臺設汛兵以防禦之耳間有乘脚船以入者不過避風泊船於外入此打水買菜而已從不驗票納税阻滯留難詎於雍正六年七月初六日有海商福建莆田縣人詹逢春陳日昇吴德瑛各領號票各駕鳥船一隻裝載糖布烟紙等物至

膠州發賣回貨遭遇北風將船暫泊膠州之古鎮口外桃林灣處候風初七日駕脚船入口上岸買菜打水路遇營兵張士琦勒索驗票規禮不令歸船詹逢春等許以次日取票送驗并送規禮始行放歸不料歸船之後詹逢春等皆以此處並非驗票海口不肯濫給銀錢兼之初八日忽遇大雨風浪又作不能上岸張士琦即赴靈山衛以賊船稟報把總劉玉劉玉即帶鎗手十名至桃林灣望見

商船隔遠先用衣裳招呼不應即放空鎗恐嚇而張士琦隨用礮打以致詹逢春等不敢停泊於初十日早風信稍順將船駛進膠州港口投王元順行內赴州呈告通詳經臣批行山東按察司審出前情此其罪雖由於汛兵張士琦之勒索起釁而把總劉玉並不思及當此七月初秋正值兵船巡哨之時安容賊船停泊兩三日之久況容其入口上岸買菜打水乎其為商船不問可知矣乃仍打

鎗放礮以快其勒索不遂之私其苦累商民事尚屬小而揑報賊船擅放礮位搖惑沿海軍民之心其罪甚鉅因而七月二十三日諸城縣南龍灣海口巡檢喬燮見船二隻自靈山前來到亭子蘭礮臺正南避風營兵亦用礮打該縣通報又八月十三日即墨縣望見巉山口有船二隻亦疑為賊船營兵放礮驚打該縣通報今據司道等審出確情俱係商船皆由膠州古鎮口汛兵張士琦勒索規

禮不遂即日為賊船用礮驚打所以沿海一帶人人驚惶互相效尤且聳動江南督撫道員營將亦為之訛以傳訛混詳瀆奏觀此則劉玉張士琦之罪未可恕也臣既查明即應題參惟因署山東撫臣岳濬曾經密示

皇上硃批伊奏摺内

諭旨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臣自應欽遵

聖諭何敢復行瀆

奏但臣愚以為防海事宜當嚴之於外洋至於內汛
第當不時瞭望防守而已若外洋有賊船巡哨者
已不能辭其責若外洋無賊而內汛捏報有賊將

所論殊屬詳明透徹老成練達之言足以增長識見

懲外洋巡哨之將弁則更屬寬抑將不懲內汛捏
報之弁兵又未免驕恣矣輕事重報軍法所懲況
捏報乎臣查驗把總劉玉騎射尚屬嫺熟免其革

在卿酌定

斥可否革職留任惟將兵丁張士琦重懲以結斯

前
批諭岳濬奏揭時未悉汛兵捏報根由今既查出起
釁情弊安可不加懲治所議甚好即照此辦理
案則庶幾沿海兵民知所警惕而軍務重情不致
訛傳惶惑矣此番恭蒙
皇上高厚天恩不但將弁邀免叅處即文職地方官亦
皆得蒙
寛典臣又不知其如何感激也臣受
恩深重凡有愚誠不敢自隱冒眛瀆陳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臣齎摺家

人回至山東敬捧

皇上硃批諭旨到臣於臣覆

奏唐綏祖欽奉

諭旨聞其多病精神甚憊今用伊為鹽道矣能勝任否

欽此臣查唐綏祖去冬曾染患時證今已全愈伊
形體雖天生瘦怯而精神却強令蒙
皇上調補鹽道查鹽道專管鹽政事屬簡易自必料理
好
無誤又於臣覆
奏山東署撫臣岳濬欽奉
諭旨大都此等舉動非出自岳濬本心皆緣費金吾慫
慂而然昨批諭費金吾一摺尚未回繳俟繳到發卿
密看即知其中底裏矣卿至東省面晤岳濬時推誠

相告料伊必歡欣領受而且佩服實係少年美才將

来大有可望加意開導如朕前諭照親子弟一般相

待將所批之旨亦容令知之欽此臣於九月二十三

日至山東省城即會見署撫臣岳濬察其言詞觀

其舉動少年老成聰明伶俐洵屬可望之才器臣

欽遵

聖諭不敢外視推誠進言加意開導彼亦欣然領受今

盡力規勉毋辭口頰之勞

又奉

諭旨臣即密令知之彼亦感激將來自當益加奮勵又
於臣
奏陳東省舊欠未完及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欽奉
諭旨江南更甚不得賢員清理奈何欽此臣查清理地
方積弊全在督撫督撫不但貴於清廉才幹而更
貴於無倦蓋督撫當新任之初鮮不有所作為即
屬員於督撫新到之時鮮不有所忌憚及久而久
之而在上之督撫因欲速不達不覺生怠倦之心

彼在下之屬員因窺其易與未免復舊時之習此

仕途之通病而臣常於此兢兢自勉也又於臣

奏陳東省州縣徵收火耗加二加二五加二七八不

等欽奉

諭旨此弊深可痛恨亟當嚴行剔除以解倒懸欽此查

得臣未奉

聖恩總督河東之前山東州縣大抵皆然若欲題參則

通省無一可留者臣無可奈何閉以改過自新之

路自雍正六年六月二十日臣　到任視事之後如有再犯者必定嚴叅令各屬當臣新莅之時莫不奉法維謹但恐一時收斂後或縱肆而臣駐劄河南去東遥遠且錢糧事務俱由巡撫掛批布政司收兊臣衙門不過一文報知而已今奉
諭旨東省錢糧著臣主張料理臣自當與撫藩二臣盡心竭力務使積弊盡除虧空清楚再臣到東省見布政使費金吾頗能整理與在豫省時不同臣心

命卿總督河東之後採聽山左百姓非常慶幸朕初聞即甚愉悅輿情如此知卿不難整理矣

朕亦深慰甚為其喜悅然觀其形容憔悴精神恍惚臣心又
料其無妨為其憂危彼曾告知臣蒙
皇上賞賜人參并許其奏摺臣惟勉具諸事從容要之
以久而已又於臣
奏陳東省州縣進見各衙門需索門包欽奉
諭旨有是理乎欽此臣查近日各上司衙門俱不敢收
受門包但各役不能無費臣現在清理又於臣
奏陳上司需索欽奉

諭旨言及此洵可為太息流涕者矣欽此凡為上司者多由州縣做起當具為州縣時未嘗不鄙上司之饕餮亦未嘗不苦上司之誅求及至為上司而即將平日所鄙所苦者轉而施之於所屬此皆利慾薰心絕不知孔子忠恕之學大學絜矩之道一惟我所欲為而且縱其奴以肆毒任其役以舞文而為其所屬之州縣者患得患失之心勝則畏首畏尾之勢成以泰山壓卵尚復能支乎甚矣人才之

何異大匠程材良工琢玉誠費苦心也

成就實難也所有奉到

硃批諭旨理合繕摺覆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河東兩省所得雨雪日期仰祈

睿鑒事竊臣在東省據河南各州縣陸續具報於十一月初三四五六等日連得雨澤入土甚深東省各州縣於此數日亦同得雨俱各具報到臣臣於初十日自濟南府起程前往登州一路查看莊田土膏甚是滋渥得雨之後又復連日霜濃日暖遍地麥苗青葱長發臣詢問沿途耆老農民均稱冬至之後宜雪不宜雨今尚在冬至以前此雨正是甘霖苗麥正得滋潤預慶來春豐收可必及臣於十

四日行到灘縣地方得遇大雪自未時起至亥時止積厚四五寸不等低窪之處竟有七八寸之厚此臣所身經目擊者嗣復據各州縣報到得雪與臣所見分寸相同除豫省於十四日曾否得雪容俟各屬報到另行具奏外合先奏

聞仰慰

聖懷謹

奏

覽奏雪雨情形朕懷深慰畿內兩次得雪亦已霑足矣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

聞仰祈

睿鑒事竊臣接准吏部咨開欽奉

上諭江安糧道員缺著南陽府知府劉永鑛補授南陽府知府員缺著田文鏡於所屬員內不論合例不合

例之員揀選題補俟揀選得人題補後劉永鑛赴江安糧道新任欽此臣查南陽府知府劉永鑛原係泌陽縣知縣因該縣熟悉河務是以將其題請調補滎澤縣知縣調任之後臣又見其頗有才具審斷無枉以為是一賢員正藉為臂指之助至雍正五年奉

旨著劉永鑛赴部引

見臣恐

皇上調用別省又經臣奏請
皇上天恩仍將劉永鑛留在豫省補用復蒙
俞允并加劉永鑛以知府職銜令臣遇有知府員缺即
行題補適值南陽府知府缺出臣即遵
旨具題又蒙
天恩將劉永鑛補授臣正望其感激
天恩大展才猷以圖報效乃劉永鑛自到知府任後臣
見其所辦之事率多拮据大不如知縣任内之明

白安當臣再三教誡令其勉力精進臣又細加體察見劉永鑛長於口才往往言有餘而實不足且為人亦久誠實即此知府一任尚屬勉强實止宜於州縣之才今蒙

皇上天恩補授江安糧道任重事繁似非劉永鑛所能勝任臣受

恩深重既有所知何敢因已經奉

旨即隱默不據實具奏臣是以冒昧奏

聞仰祈

睿鑒施行謹

奏

卿能如此方為秉公持正之大臣朕甚嘉之江南距豫不遠留心訪察如有不妥協處具奏以聞但念劉永鐄年少聰明身受超擢之恩亦自當勉力圖報料未必負朕卿於其臨行時切加訓誨然後令往

同日又

奏為查明據實奏

聞事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據兖寧道具報濟寧州於十月二十九日夜乘知州高令樹公出羣賊傷官刦庫縱囚并入濟寧州官署傷及知州眷屬拒捕傷兵當經拏獲賊犯馮侯南等監犯全獲庫銀未失等情到臣臣即飛行山東按察司檄委署東昌府事同知徐石麟會同濟寧州知州高令樹將現獲賊犯馮侯南等查明起意緣由行刦確情去

後令據同知徐石麟知州高令樹報稱查得兇盜馮僕南即馮𪊲係山西代州捐貢向在已故參革兖寧道宋基業家教書僕南長子馮齊係甲午科舉人次子馮善存俱流落濟寧州仍與宋基業之子候補主簿宋玫七品小京官應陞宋薇常相往來又有蘇州府武生蔣琳及宋玫家教書之揚州府人姚進醫生唐耀管與濟寧州人孟輝玉王元勳彼此交好宋玫宋薇因著追伊父宋基業虧空

在州貧極無聊與馮侯南孟輝玉商議濟急之策而馮侯南孟輝玉亦係赤貧無賴輝玉即倡言除非劫庫可以即得現銀又恐官兵捕捉遂定謀先傷官後劫庫以免救護追拏適知州高令樹於十月二十六日經濟東道調至曲阜縣查勘

廟工因公出境各盜定於十月二十九日夜拜

牌文武齊集之時乘其不備砍傷衆官即行劫庫宋玫宋黴即糾合王元勲蔣琳唐耀管姚進周佳士沈

進傳沖等七人馮僕南即糾合伊子馮齊馮善存
二人孟輝玉即糾合濟寧州人范經李調元孟富
貴孟三般國璧李士文王渙等七人共二十人於
孟輝玉烟店取齊除同行逃脫赴守備衙門自首
之王渙及同行逃脫之周佳士外實止一十八人
於十月二十九日五更時候各執器械前往宋玫
又恐新約之孟富貴等不能濟事令留在化城坊
拐角處等候惟宋玫宋薇馮善存蔣琳執斧從東

角門進姚進唐耀管王元勲孟輝玉執斧從西角門進正值各官禮畢將出動手亂砍砍傷泉河通判郎燦原任濟寧州州同陳文燦閘官楊志遠遊擊韓國枝都司李懷義守備李懷仁劉文燦因倉猝不及隄防俱各受傷各犯復出會齊即奔州署入内又將知州高令樹之妻女及使女砍傷宋玫等因見王漠周佳士逃回恐同夥四散難以認識即將衆人割辮為記又因人少打開監門放出囚

犯冀且幫助并脅令禁卒吏夫呂五等並皆割辮相從宋玫等撞開外庫攫取碎銀數封分散衆人正欲再撞内庫即聞鳥鎗聲起知有官兵圍擒羣盜棄庫拒捕欲遁致傷兵丁楊國臣馬勇等共十一名除於初一初二初三初四等日相繼死故四名外餘俱與受傷各官撥醫調治漸就痊可拒捕受傷之賊犯宋玫宋薇李調元孟輝王范經姚進次日身故餘俱因割辮可認當即就擒惟同行逃

回之周佳士尚未弋獲所放獄囚秦廷宰等當時全獲並無一名走失其禁卒更夫呂五等是否知情同謀或係臨時脅從并此外有無夥黨臣現飭按察司嚴審明確另行招解審
題至所刦外庫碎銀亦當時在各盜身邊搜獲並無遺失事關羣盜縱囚殺傷官兵緣臣遴員委查確情無之臣又前赴登州查視海汛於途次據委員詳報繕摺奏

聞是以奏報稍遲合併聲明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據該撫等俱經奏到已備悉情形另有諭旨矣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河東兩省得雪日期仰祈

睿鑒事竊查東省於十一月十四日得雪分寸經臣奏

聞在案今據豫省各屬報到十一月初八十七十八二

十二十三四五二十七八等日各得瑞雪積厚五六寸不等其低窪之處竟至盈尺又據東省各屬報到十一月十七十八二十三二十七八九等日各得瑞雪積厚四五寸不等臣現在自登州由萊州青州兖州濟寧一路回豫見麥田土膏甚是滋潤及至十二月十四日行至河東交界考城曹縣地方又遇大雪積厚盈尺兩省均沾沿途耆老村農攔輿稱慶咸謂今冬雨雪透足則來春麥苗暢

茂條達豐收已可預卜民情喜躍羣歌
聖德此臣所親經目擊者理合一并奏
聞仰慰
聖懷為此謹
奏
據奏兩省得雪霑渥民情喜躍朕以手加額覽焉
同日又
奏為請添雙篷䑧船以資巡哨以重海疆事竊查登

州鎮標原水師營有哨船十三隻額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水兵三百八十六名至康熙四十二年總兵官王文雄題請添改戰船二十隻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六員在中右并外協等二十六營内抽兵八百一十四名連原設水兵三百八十六名共一千二百名奉

旨海洋船二十隻或沙船或趕繒船并船上應用什物等項著江南總督巡撫提督公同在江南捐造完備堅固

俟來春著山東水師營官兵前往取赴東省留用欽此

經江南造成趕繒船二十隻於康熙四十三年領赴東省改為水師前後兩營康熙五十三年准部文將繒船十隻撥給金州止留十隻并裁汰後營止留前營又將水師兵丁挑選五百名其餘七百名仍各發回本營分為兩汛登州府為北汛膠州為南汛各分哨船五隻每船一隻配兵五十名於四月間出洋巡哨九月終回汛登州哨船五隻停

泊在天橋口內查天橋一帶海港因海潮帶沙進

出浮沙沉落口內日積月累以致水勢平淺每年

哨船進出必須預為刨挖動經月日兼之船身長

大欲其行舵駕駛必須水深丈餘且必待朔望大

潮方能進出遇有緊要巡查一時實難猝及此北

汛哨船進出之情形也膠州哨船五隻從前原泊

在塔埠頭港內亦應候大潮方得出入經前撫臣

塞楞額題明移泊頭營子口令出入雖較前似易

但自安東營至成山頭一帶港澳頗多深淺不一大船往來亦未便捷此南汛哨船出入之情形也
臣查趕繒船船身長大出入既多不便遍查登膠各海口又別無可以移泊便易之處臣再四思維惟有雙篷艍船一項船身較小於趕繒船又復輕泛之喫水不深其在登州北汛不待刨挖沉沙亦不待朔望大潮不拘何時可以駕行無阻其在膠州南汛往來港澳間更可無慮水之深淺臣行詢總

兵官萬際瑞水師遊擊謝雲均稱船船亦可出洋巡哨且進出往來甚為輕便臣即令該鎮營確估每船船一隻約需工料價銀一千餘兩每船配兵三十名除舵工阿班大料頭椗四名不用軍器外其二十六名内配鳥鎗手十二名大礮手六名籐牌手二名弓箭手二名長鎗手二名大刀手二名南北兩汛共應添設船船七隻分撥北汛四隻南汛三隻共用兵二百一十名以資巡查似不可少

然臣非謂設有艍船其原有之趕繒船便可置之無用葢原有之趕繒船數止十隻分為兩汛且每船止配兵五十名原屬船少兵單今酌添艍船七隻不過令其於緊要時先行出哨其趕繒船仍令刨挖海港深通俟有大潮全數續出於大洋海面四散分廵再趕繒船一隻止配兵五十名人尚不敷應請仍照舊例每船加配十名共六十名與七隻艍船之二百一十名通共需兵三百一十名查

東省既分為登兗兩鎮且各協營原屬汛廣兵單不便仍行抽撥應請額外加增再查南汛額設把總二員北汛止有把總一員原不敷用今北汛之船船較南汛又多一隻則弁員更不敷矣應請於北汛添設把總一員以資巡哨之用如此添船增兵實於海洋巡哨大有裨益是否可行伏候

皇上睿裁批示容臣行令山東布政司會同登州鎮委員確估造冊臣與署撫臣岳濬會核具

題請
旨敕部議覆施行謹
奏
添船增兵之議於海洋巡哨甚屬有益會疏題奏可也
同日又
奏為遵
旨查明沿海情形無庸添設水陸滿兵仰祈
睿鑒事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接准怡親王暨大學

士張廷玉蔣廷錫字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奉

上諭山東登萊二府皆屬邊海地方似應照天津之例設立滿洲水師營兵以資防汛巡哨其應於何處駐防及葢造營房增添戰船之事爾等密議具奏欽此查得山東海道南接江浙北通奉天直隷必資重兵駐防方足彈壓其原有戰船十隻水師營兵五百名分駐萊州營二百五十名膠州營二百五十名各配以戰船五隻雍正五年原任巡撫塞楞額

以膠州離海口甚遠戰船入口或遇水淺之時即不能出口請將膠州水師移駐靈山衛部議令會同登州總兵萬際瑞詳議據萬際瑞合詞具題遂將膠州之水師戰船移駐於靈山衛但查江浙所船及關東天津米豆船隻皆由膠州進口何以戰船不便停泊口內我等未能深信至成山衛三面環海為渤海衝要之地似可於此處設立水師而考之地志以成山旁多椒島海道極險又稱成山

無藏船之處則又未便駐劄兵船又登州營現有水師其海道東北至旅順口西至大沽口與江南接界遼遠或未能控此數處我等皆未身經實無定見再查山東邊海陸路自海豐至膠州幾及二千里所有膠州萊州壽樂武定等營兵丁不過二千餘名除城守之外每汛不過數名相隔二三十里所有防汛未為周密若於膠州添設陸路滿洲駐防兵丁於地方似有裨益但果否應設亦無確

見是以我等請

旨交與總督將山東沿海地方何處應設立滿洲水師及膠州應否設立陸路滿洲駐防總督確查詳議

密奏請

旨欽定等因字寄到臣臣即於山東濟南府起程親詣登萊二府并膠州一帶沿海地方詳慎查勘務期萬全臣查山東海道南接江南北連直隸雖延袤二千餘里而登萊二府地面係在海濱突出一方

汛分南北登州北面臨海是為北汛膠州南面距海是為南汛原設有綠旗水師一營戰船十隻水兵五百名分駐北汛戰船五隻兵二百五十名從北口出洋巡哨分駐南汛戰船五隻兵二百五十名從南口出洋巡哨來字内謂分駐萊州營二百五十名者誤也今臣又因原有戰船俱係趕繒大船每年出哨之時必須刨沙候潮進出不便已經另摺奏請添造船船七隻每船配兵三十名共添

設兵二百一十名分撥北汛四隻南汛三隻又以原有趕繒船十隻每船配兵五十名尚不敷用請照舊例每船添兵十名共六十名現在請

旨如蒙

俞允則綠旗水師營兵已有八百一十名趕繒船艍船已共有一十七隻分防南北兩汛足資廵哨矣臣又查登州水城北臨海面其戰船即駐泊於水城之中與海密邇然城下之海仍屬内港且長山珍

珠等島密布於前島內俱有居民種田納糧原屬
內地去外洋甚遠海港中潮水長落沉沙積淺即
戰船出哨尚須刨挖經月并候朔望大潮方能進
出所謂重門保障無過於此此登州之無庸添設
滿洲水師營兵也至於萊州一府北至海六十里
亦係內港中多椒島其去外洋更遠雖有海廟小
口即外來商船亦從不能入而內地之船亦不能
出故從未設有綠旗水師營兵更可無庸添設滿

洲水師營兵也若夫膠州原在內地其南面止有淮子口入港水面寛展故通商船至水師營戰船原駐泊塔埠頭雍正五年原任廵撫塞楞額會同總兵萬際瑞因彼處水淺必須等候大潮戰船方能出口故請移駐頭營子出入甚便然頭營子與塔埠頭相去止有十里同為膠州地方並非靈山衛地方查來字內所謂膠州戰船移駐於靈山衛又因塞楞額疏內未經查明誤以頭營子為靈山

衛也再膠州距淮子口本遠而淮子口距古積洋亦遠苟非有票商船不能輕入既有綠旗水師營兵足資巡哨亦可無庸添設滿洲水師營兵也況臣閱視膠州城郭荒涼地土瘠薄若無一二商船入口發貨則係一彈丸小邑地廣人稀之所既設有綠旗水師營兵船復設有膠州協副將官兵其勢已為甚重亦不便復設滿洲水師至成山衛雖三面環海為渤海衝要之地而龍口山多島密大

小船隻不能出入誠難以駐劄兵船也其餘北汛自登州之東沿海一帶福山寧海文登威海等州縣衛雖有八角口灣子口等處然去大洋甚遠中多椒島海船俱不能入亦無駐泊兵船之處自登州之西沿海一帶黄縣招遠掖縣昌邑濰縣壽光樂安霑化海豐等縣雖有黄河界河海廟淮河等口然去大洋甚遠中多椒島海船俱不能入亦無可以駐泊兵船之處是北汛一帶無庸添設水師

滿兵也其南汛自膠州之東沿海一帶即墨浮山鼇山雄崖大嵩靖海等縣衛所雖有女姑金家何家等口自膠州之西沿海一帶靈山日照安東等縣衛雖有古鎮龍汪等口然皆去大洋甚遠中多椒島海船俱不能入亦無可以駐泊兵船之處是南汛一帶又無庸添設水師滿兵也如必須添設水師滿兵臣現在奏請添船增兵何難即將應增之綠旗水師兵數均請改增滿兵分撥配搭協同

出洋巡哨轉移甚便但臣細查登萊二府風土民情地多斥鹵俗尚誇詐民之壯而黠者皆赴奉天直隸貿易力作以餬其口且多匪類至口外偷刨人參掏摸剪綹往往輕去其鄉而務農守土者悉係愚魯鄉民久已兵民雜處習為故常今一添設滿兵未免驚疑不定且沿海一帶利止魚鹽食皆藜藿民間粗糲之食滿兵恐未習慣再水師巡查洋面各有界限登州北汛之兵自成山衛之北而

西至直隸交界不過千里而有戰船九隻膠州南汛之兵自成山衛之南而東至江南交界更不及千里而有戰船七隻一至巡哨之期同時出洋上連天津以北之戰船下連江淮以南之戰船均出巡哨則滿洋皆兵足資防汛又無庸虛縻兵餉置之無用是以臣愚謂無庸添設水師滿兵也至於來字內稱山東邊海陸路自海豐至膠州幾及二千里防汛未為周密於膠州添設陸路滿洲駐防

兵丁於地方似有裨益等語則又尚未盡然葢海豐之至膠州幾及二千里者由海面水路約略計之應有此數若内地陸路則自海豐至膠州不過六百餘里未有二千里也内有青州壽樂萊州膠州等營陸路官兵再膠州在海口之西即墨縣在海口之東相距不過一百五里而膠州有副將統領陸路官兵即墨縣又有叅將統領陸路官兵星羅碁布犄角照應無不盡善更無庸在於膠州添

設陸路滿兵也至於登州陸路則有總鎮重兵水路又有水師營舟兵是登州一府亦無庸添設陸路滿兵也又萊州一府雖為登州咽喉然而僻處海濱城止周圍八里城内居民稠密並無閒曠之地可以建造營房屯駐滿兵且此處添設陸路滿兵於外洋並無防禦之資於内地亦無彈壓之勢均屬無用是以臣愚謂為并無庸添設陸路滿兵也臣謹繪圖恭呈

御覽是否允協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所論固屬詳悉允當但未領會朕意夫國家之分駐滿兵於各省原為預備撥勦有事調遣而設既無緝捕巡防之責觀之似屬無用殊不知彈壓地方其勢隱然甚重現今豫省駐防滿兵有何用處耶朕尚思稍增其額數自定鼎以來滿洲户口孳生日漸繁衍將來若至數

用時省省皆有駐防滿兵方為全美茲發卿查議無非
欲在山東境内駐劄滿兵數千之意耳卿言現在奏請
添設綠旗水師何難均請改增滿兵分撥配搭協同巡
哨云云等語尤為不達朕意何也滿兵從未協同綠旗
營兵供應差役假若責令供應地方差役一旦有事調
遣反致顧此失彼如云虛縻錢糧則在京在外均屬同
然不為枉費如云地方貧苦商賈不至則建立大鎮駐
劄多兵貿易者自將輻輳試觀安西一鎮遠在塞外千

里移駐甫經二載一切市賣貨殖不亞內地繁盛之區矣如云俗尚誇詐且多匪類則於此等處正宜設兵彈壓如云城內地狹居民稠密則駐劄滿兵自必另築城垣未有令滿漢紛然雜處之理至於滿兵設立水師不過令薄海內外聞之以壯聲勢而已非為綠旗漢兵不足巡哨而議添也卿仰體朕意更為詳籌合宜之地如云登萊二府暨膠州地方必不相宜或於青州酌量查勘再不然即於濟南省城亦可卿其另議奏聞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臣自登州

府查視海汛事畢回至萊州府據臣家人齎到臣

覆

奏山東署撫臣岳濬摺內欽奉

硃批諭旨盡力規勸毋辭口頰之勞欽此臣敢不仰遵

聖訓盡力規勸但臣愚以為督撫辦理封疆大事必須

諳練胸中方有成竹見以為何事當行則急起而行之雖取怨尤毅然不顧何事不可行則亟起而（議論殊屬通透之極）止之雖沿習已久法在必除如此則與封疆有益而政務不致廢弛若未諳練則胸中原無所知識而欲其行何事革何事乎即有從旁告之以當行當止彼且游移不決否則亦不過虛應故事而已（即歷練老成人於斯尚恐有所未達何況不達者乎可謂千古名言）終非己意中見以為確乎不可拔須臾不容緩者安肯實力以行之乎故臣常有所行必移咨岳濬

令其與臣同行飭遵彼雖轉行於各屬終未見其
如何督率各屬使之必遵教導各屬使之共曉也
是以各屬稍不知懼威令每至不振諸事每至躭
非別有道也不過少不更事未敢奮力向前耳其再加
延在岳濬或别有寛裕溫柔之一道而臣不敢不
提撕開導朕亦批諭以訓勉之
為之鰓鰓過慮也又於臣具
奏沿海汛兵揑報賊船摺內欽奉
見善如不及前諭實出自本心朕從不慣心口互異
諭旨所奏詳明透徹老成練達之言足以增長識見又
奉

諭旨前批諭岳濬奏摺時未悉汛兵捏報根由今既查出起釁情弊安可不加懲治所議甚好即照此辦理欽此臣跪讀

聖諭仰見

皇上聖德如天包容廣大誠從古聖帝明王所未有臣謹當欽遵

聖諭即照此辦理既使沿海兵民知所警惕不敢訛傳亦復使沿海兵民感激

聖恩寛大加謹巡防誠一舉而兩得也又於臣恭報河

東雨暘時若摺内欽奉

諭旨覽奏兩省雨暘情形朕懐深慰都中亦於月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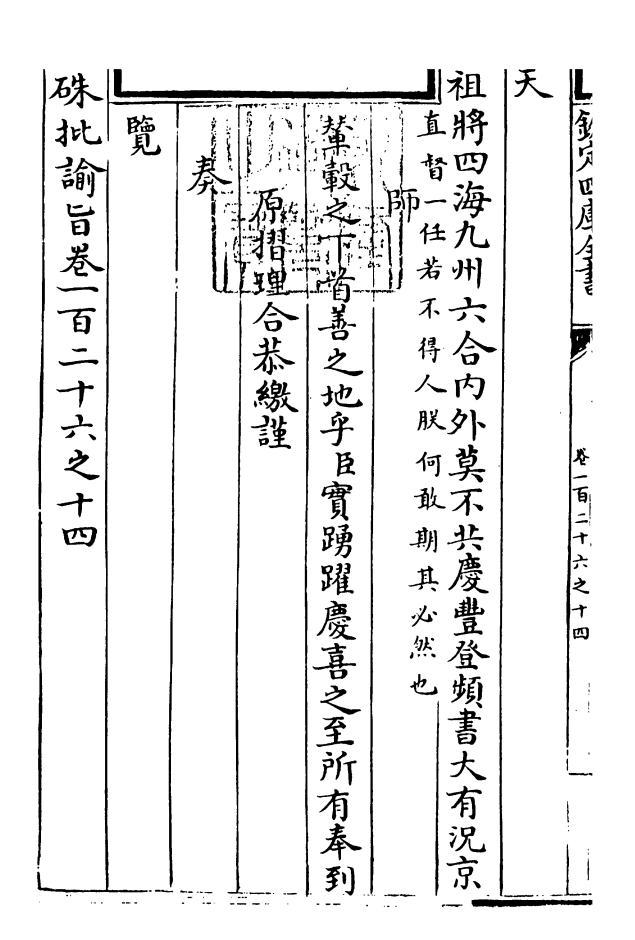
三四連得應時瑞雪特諭卿知共相慶喜欽此除東

省已於十一月十四日得有瑞雪經臣恭摺奏

聞所有河東兩省後復得雪日期現在另摺具

奏外伏惟我

皇上聖德上格



天

祖將四海九州六合内外莫不共慶豐登頻書大有況京

直省一任若不得人朕何敢期其必然也

師

輦轂之下皆善之地乎臣實踴躍慶喜之至所有奉到

原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十四